

龙门心法

大清高士全真演教龙门承律第七代昆阳子王常月演
第八代戒弟子施守平纂，第十一代宗裔闵一得订正
卷首

一、心法真言

康熙二年，岁在癸卯，十月之吉，昆阳子说戒于金陵碧苑。谓凝真子邵守善，扶摇子詹守椿曰：“余自髫年慕道，识透浮生不实，幻境无常，要免轮回，早修至道。但崆峒虽近，广成子未许相逢；蓬岛非遥，凡夫身安能得到。务必远离污染，扫尽尘埃，涤荡心胸，洁涓志虑，消磨结习而俗念如灰，淘汰欲身而妄根截断。诸缘顿息，俱从戒定中一步步行来；万虑归空，悉自智慧里一层层看到。拔得开则拏得定，看得透则忍得来。是以竖起眉毛，手掣割情刀子；放开脚步，直登渡世般儿。翻身则解脱轮回，转念则超离罗网。悲心不泯，古云自度度他；慈愿常存，我欲自度度彼。”

“记得昔年寻真访道，曾参王屋，得遇明师。上蒙三宝之洪恩，亲闻法宝；下仗一身之膂力，苦行修身。皈依无上法王，行持大乘妙道。当逢盛世，安乐清平，万劫难闻，千生罕见。敢不阐扬三宝，答报四恩！少尽涓埃之愿，聊输方寸之明。”

“是以不忘僭妄之愆，开坛说戒；莫避笑讥之谤，演教谈经。非关好事沾名，只为辟邪解惑。天律不容绮语，至道惟在直言。谨将龙门第七代家风，告诸大众。敬录碧苑一腔直话，普利人天。不敢虚文，何妨直说。今将授汝，正以接引愚迷，阐明正法。”

“若夫上乘法器，明眼高人，则贫道下风有幸，正欲请慈领教，以印证其所闻，贫道之愿也。”

子闻是训已，作礼而退，东西序立。

于是广陵弟子施守平稽首颂曰：“法原无法因心有，心本无心为法空。心现法王心现相，法皈心主法皈空。要明定法非圆相，须悟凡心即圣心。心法法心心法法，法心解脱是知音。”

二、皈依三宝

三宝者，道经师也。道本虚空，无形无名，非经不可以明道。道在经中，幽深微妙，非师不能得其理。若不皈依三宝，必致沈沦邪道，颠倒昏迷。凡修真学道之士，志心皈命者，须作难得遭逢之想。第一皈依无上道宝，当愿众生，常侍天尊，永脱轮回。第二皈依无上经宝，当愿众生，生生世世，得闻正法。第三皈依无上师宝，当愿众生，学最上乘，不落邪见。

此三皈依，乃昔之圣贤，度人入道，第一步上升之路，第一重入德之门。

成仙成道，成圣成贤，莫不从此，三皈依起首。何以故？盖性命生死，大事因缘，微妙秘密，难可见闻。最上乘解脱妙法，若无师真垂慈开示，引诱灵机，安能顿悟大乘正宗，渐入虚无妙道，而不致堕落邪见，错入旁门也耶。所以未能明道之士，先皈依经。未能明经，先皈依师。若能皈依师宝，则经宝可闻于不闻之中。能闻经宝，则道宝可见于不见之际。昔日之不可见闻者，一旦豁然贯通，皆由皈依师宝之力也。自然解悟真文，得明正法，超脱生死，不落轮回。

但我所说皈依三宝法门，须要皈依真三宝。何以故？大众！如今三皈依视为泛常，早晚在圣像之前，日诵礼拜而已，并不曾嚼破皈依端的，为何而来。故尔毕竟沈迷邪法，不免轮回。如何得明大道，得脱生死哉！〈谢氏按：上两段乃理上事。〉

所说皈依三宝者。皈依意，使念无生灭，则道宝可得而明；皈依心，使机无障碍，则经宝可得而悟；皈依身，使眼无见，闻无闻，臭无嗅，舌无尝、手无妄动、足无妄行，不染邪淫巧浊，躬行苦行，劳其筋骨，饿其肌肤，惰其肢体，舍其形骸，则师宝可得而感矣。〈谢氏按：所谓皈依意、心、身三宝者，已是实际功法。丹道初步若能皈依意自然真士生，皈依心而真火现，皈依身而身不动而精固真水生。丹道初功就在于水源清浊，水源清浊最大关键有二。一、身不妄动则水清，身妄动则水浊；二、火清则水清，火浊水亦浊。所以皈依身，皈依心，自然筑基不难。而三宝皆皈依者，功夫更能层层递进。〉有能感动师慈，传经授道者，必自己皈依自己之身心意，为真三宝也。我身之耳目，未能忘其见闻，非迷于色，即着于空。声色尚存，则身非真矣。非真何以感师？苟能持身端正，习养寻根，意合真常，则念念虚空，湛然泰定，名为皈依三宝〈谢氏按：皈依三宝，即是最上乘天仙功夫，即“端正其体，空洞其心，真实其念，”辙始辙终不过如此，何等直截了当，功夫虽无段落，自然层层递进，昆阳子慈悯后学，大泄仙机于是经，可惜今人忽忽而过，未能词外见意，既将此书当作一般规戒经忏之书。〉身不邪淫，则师宝可感；心不昧灵，则经宝可悟；意不二用，则道宝可明。〈谢氏按：意不二用，至诚无息也，参见天仙心传，雨香天经咒注等〉身固则精全而体健，心灵则气清而慧通，意诚则神凝而性现。精气既足，神智变化，元妙不测，皆从皈依身心意自己三宝来，然道经师即从而出也。

且说如何皈依身心意三宝之法。大众！汝等各各志心谛听，我今说明皈依身心意三宝之法，使汝等破暗除疑。大众！此身乃父精母血，交媾成形，情性容颜肢体，俱从胞胎长就。一团污秽，四大皮囊，眼视耳听，足动手摇，口说舌尝最非长久善良之物。善用者，则成仙佛，成圣成贤；不善用者，则成魔成

怪，成鬼成畜类。向上一转，则天堂可登；向下一转，则地狱可到。受福报者，以此为外物，受恶报者，以此作根基。何况大众，既已出家欲超生死？必须皈依此身，方为妥当。不然则六根外用，三毒内生。万祸千灾，九魔十难，皆由身起。如何能修行入道？

若要皈依，惟有一法，能制此身。须是行持戒律，收伏狂骸。以四大威仪为主，行住坐卧，约束端庄。使耳不听声，目不视色，庄严妙相，端正慈悲，人见欢喜，又生恭敬者。戒律拘制狂身，变为法体，而师宝可皈矣。大众！此第一段法，既已指明，须是皈依心。

大众！此心又比此身不同。险恶异变，不可测度，如风吹海，海水深深，风势涌烈，波涛潮浪，涌撼汹翻，起落不测，转辗难凭。历劫以来，所谓出头无日，苦海无边也。今欲皈依此心，当明此心是一团血肉结成，更非长久善良之物。食声娱色，不畏犯法遭刑；甘食好甜，那顾丧身失命。沈于饿鬼畜生不怕，送之刀山炭火不惊；流于瘟疫疫疠不辞，弄出星殒山崩不避。种种祸因，皆是此心招遥起首。六贼先锋，七情魁帅。若欲修行而不自皈依此心者，岂能降魔伏怪，七障除邪，悟透元机，得明正法，精参宗旨，直入上乘。

然欲制此心，又须持行戒律中冥心入定，勒马兜鞭，回风熄焰。此心无明火发，便以忍水克之。化烈焰为慧风，变无明为大智。移恶因为善果，解哀怨为欢娱。拨声色为浮埃，转怠慢为恭敬。无起昏垢，不辨是非，不使去留交战，往复低昂，得失推移，旋转动荡。自然气定心平，心平气定，而经宝可皈矣。大众，既将定力，摄服血肉狂心，便浪静风恬，波平月起，珠透光明，慧通经蕴，智达经途。

又须皈依此意。此意又比此心难制，心则求正，意在于诚。诚者，慎密之谓也。定则密中，了了分明，毫芒不掩，不二不息，动静一如，光明普照。是故未皈依于意，犹虞定静之心。窃发操权，机械变诈；诡幻纷歧，或来或去。造作多途，倏灭倏生；波翻巧样，如龙如虎。不可擒拿，为影为风；虽能捉摸，无形可见。寸机弩发千钧，无声可闻；点滴舟通万斛，行谋万算。不测神通，换日偷天，无边诡计，自意皈依以后，即如水消瓦解，万象回春。可以入圣成真，可以登仙了道。在俗化导，国治民安，时和岁稔，忠孝节义，廉洁贞清。三纲五伦，意诚而出；九流三教，意诚而生。诚不诚之间，祸福灾祥，吉凶否泰，皆视此意。为性命因缘，轮回果报也。

大众！若不皈依此意，此心必难安定。若欲安定，皈依此意。慧光自然朗照，觉悟便可一一了明。此念未动之前，湛然澄澈。此念一萌之际，为邪为正。不昧灵光，机由枢转，星随斗移。此意诚，生死之权可执。此意不诚，轮回之柄谁操。

大众！自己心中意宝，一念真纯，上可通天，下能格冥。鬼神失色，由此意；日月失明，由此意；造化失权，由此意；阴阳失常，由此意；妖魔遁迹，由此意；人物消失，由此意。三界内外，惟意为尊。放之则有，收入则无。纵横自在，莫非此意。上朝元始为祖气，中归灵宝为梵气，下依太上为真气，直伸普广为浩气，凝聚温和为元气，慈悲仁惠为阳气，惨戚怒罚为阴气，贪嗔躁暴为血气，淫杀盗妄为邪气，执着蔽塞为魔气，凶残暗昧为妖气，劫刻冤抑为怨气，皆由大众。

身不皈依师宝，偏纵凶强。心不皈依经宝，多昏迷暗。意不皈依道宝，杂难纷更。偏斜不诚，不诚则失中，失中则慧光不生，定力不固，戒行不严，神不能凝，气不能聚，精不能化。是故身不能修，心不能定，意不能诚也。

大众！我今明将大道，直指人心。若不急早降伏身心意，化为三宝真身，度出轮回，然后一、一皈依世上先觉先知道经师三宝，不枉了出家一段好因缘也。若有能依戒定慧三大法门，行持信切，不生游移退悔者，当知此人，决定成道。如有半点差移，不能依着，自己懈怠者，当知此人，罪深福薄，不能明道，天神不容，岂能得闻无上至真清静解脱之道哉。如遇斯辈，慎勿嗔呵，当生慈悯，委曲方便，善引入道，是名皈依三宝。

于是戒弟子等稽首皈依而作颂曰：“大道清虚不可名，因经微妙着为文。若非师阐元元理，混浊愚迷怎得明。明明相续号全真，全得真元脱死生。先知先觉慈悲切，无尽贤良引入门。”三忏悔罪业

大众！既已皈依三宝，必须遵修妙行。太上曰：“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”。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，依人所犯轻重，以夺人算。其过太小，有数百事，欲求长生者，先须避之。罪业者，过失之谓也。如今修行之士，自昧良知，自欺本性，只见他人之过，不知自己之非。即此不知自己之过，罪已深，业已重矣。瞒心昧己，岂能入道？是以须当忏悔。忏悔者，恭对圣真，不敢隐其往咎，痛立誓愿，不致再犯前非，如此，方能上进。

我今不辞嗔责，将世间瞒心昧己，讲个分明。大众，各各听之，便自明了。且说如何是瞒心昧己之事。口中高谈阔论，心中好货贪财；外而装身做分，内里机械图谋；受戒不遵戒律，劝人不怕人非；阳为道士，阴昵顽徒；出言同堂不信，公干常自饰非；闻道不行，知法故犯；以智术骗愚痴，占便宜为地步；惯起无明，动多倔强；以无为有，以有为无；以假当真，以真当假；指鹿为马，卖狗悬羊；暗室亏心，青天捣鬼；腹中暗算，笑里藏刀。种种邪行，头头背道，未有自己不知者。不知者，痴人愚人，迷人妄人。知而故犯者，上缩写谓*人恶人，邪人小人。岂非瞒心昧己？其罪业比痴愚迷妄之人，更加深重。何以故？痴愚之人，无有智慧，无知误作，止能害己，不能害人，若使害人

，亦终为人害。惟有*恶之人，阴险狡猾，既损他以利己，复昧己以欺心，要使天地不知其*，鬼神不知其恶。巧幻机关，而行常掩饰；图深勾密，而曲肆弥缝。设网待人，而人不觉其网从何设；推人下井，而人莫测其井是谁开。如此之人，世间甚有。惟修行却使不得。如于未曾皈依三宝之先，有此心者，今既受戒，换而改头，速求忏悔。

近日元风不振，戒律多弛，道化颓靡，黄冠失教，屡屡受教羽流，多有违条犯戒。吾今不惜苦口，告诫叮咛，奉劝大众。不但历劫漂沈罪业当忏悔，多生父母罪业当忏悔，现在父母九元七祖罪业当忏悔。即自己从前罪业，速速暗中心念打扫干净。一切不正的妄心，一切丝毫的妄念，俱要忏其前非，悔其往过，方成道品，不然，掩耳盗铃，安能解脱，大道远矣！我今作一忏悔文，大众早晚诵之。

忏悔发愿文

弟子众等，自从受戒，以至如今，徒耽受戒虚名，未克持实事。衣冠滥，规钵空传。既不能精进于初真，又复坠愆尤中极。心无智慧，不能切问于明师；性发无明，每难忍辱于同类。襟怀窄狭，不能容情；心识偏邪，致多犯过。不明正觉，以幻为真；不察因由，认贼为子。以贤良为匪类，颠倒难明；认君子为小人，是非莫辨。或募缘错人因果，钱粮尽入私囊；或诵经字名差讹，意念全然不察。或眼前美色而心动淫根；或耳听圣言而腹中疑惑。种种败行，永堕凡流。从今若不自新，将来日暮途穷，势必石沉海底。此后犹然任意，待钟鸣漏尽，方知剑树刀山。故尔兹者，假心香、心灯、心水之供，竭皈身皈神皈命之诚。时刻喁喁，望丹青而靖命；晨昏汲汲，仰金阙以输诚。用申斋沐之虔，不惮辛勤之苦。翻身续叩师慈。

设供哀求

天宥！从此尽除诸恶，永为良善之人；自今奋发奉真，痛守初真之戒。倘或再犯前律，生遭天谴，死堕丰都；如违向日之科，阳受极刑，阴埋无间。但愿忏悔之后，罪灭福生，灾消厄释，冰融觉地，幢月开光。漆室复明，慧日照于黑夜；善芽增长，甘露沥于枯条。元纲流再造之仁，法雨沛重苏之泽。俾得谴削黑书，名标青简。精修大定，保固真身。八识胥损，百障千魔云净；三生洞晓，九云七祖升霞。神风遐着，万炁扬津。绵绵丕振于宗风，派脉诸流于祖座。行藏迪吉，息世外之风波；隐显升平，晏壶中之日月。再愿师资同学，眷属宗亲，大地群黎，普天檀信，人人心地开明，个个性天照朗。时和风稔，国泰民安。兵戈偃息，水火均平。皇图巩固，帝业遐昌。圣皇万寿，宰辅贤良。万姓同诚，千邦乐道。等与群生，同归清静。伏惟！圣慈曲垂济度。

以上忏悔发愿文，朝夕虔诵。须要自己法身，对越帝天，念念投诚，心心

惭愧，句句分明朗诵，字字悔悟踌躇，勇猛精进。死活存亡，困苦饥冷，一齐放下。惟抱戒定，自有前程。

碧苑坛经卷上

四断除障碍

修行之人，障未断，则闭塞昏迷；碍不除，则愚顽暗昧。心体本同天日，妄情恰此浮云。雾塞青天，白日安能朗照；情迷灵窍，真机哪得圆通。岂非修行人一大病哉？我今指出病根，这障碍道家有两种，一唤作理障，一唤作事障。不明其事，真假难分；不明其理，正邪难辨。若执理而论事，抱泥迂腐，为理障心；若行事而害理，悖戾乖张，为事障性。或理或事，凡有所执，皆为障碍。

今将障碍两字，细细说来。大众，千经万典，皆是先觉先知，欲令后人，行善学好，悟道修真。众生不行善而反行恶，不学好而反学歹，不修真而反弄假，不悟道而反败教，这唤作事障本心。又有出家人，行善执善，学好执好，修真认真，悟道而着相殉迹，皆因好处，不曾脱脱，这唤为理障本心。然这等有事理二障，还是一等向上之人。更有一等修行之人，心地未明，天机未转，到处都生障碍，见我等向上之人，讲经说戒，他便明为称颂，暗动无明，生障碍心，动无明念。

大众，这障碍心不除，安能出得苦海？有船有筏，有篷有橹，明明可过海，却不能过，不敢过，这却又何来？哪知这点障碍之心，就如一时天起黑云，漫漫而来，欲风欲雨，必有巨浪凶涛之险，所以就不敢过，不能过了。

大众，苦海无比，回头是岸。这修行人的障碍，如黑云四起，腾腾瞞天之象，迨至断除了，便如浪静风恬，安稳自在，方能渡出苦海。你们岂不闻《高上玉皇本行集经》上说么：“只因众生障重，不能得见上帝慈颜。”又云：“如是诸障，汝等各各当断除之。”《皇经》开首，所以就宣说断障。

断障之法，当生大慧，无起疑惑，无起贪嗔，无起淫欲，无起嫉妒，无起杀害，无起凡心，无起凡思，无起昏垢，无起声色，无起是非，无起憎爱，无起分别，无起高慢，无起执着。凝神澄虑，万神调伏，心若太虚，内外贞白。无所不容，无所不纳。无令外邪乱其至道，牵失真宗，败其灵根，盗其至宝。致尔万劫永堕凡流，堕入俗网，万魔来攻，百千万劫，不闻妙法，鬼神执诛，从生入死。是故汝等，应当志心，善护真宗，无令丧失，如前所说，各各当断除之，则此训皆障碍之条款也。若不断除，便六根便染，三业萦缠，就清静不成了。既不清静，如何得见上帝慈颜？十七大光明，三十种功德，从何而至？是以上帝光明功德，为诸佛圣师，万天帝主。三卷五品之妙典，皆从断除障碍而成。

大众，世间障碍甚多，《皇经》不过指其行目事件，令你们知其大略，明天理的法门。汝等要明白，世间细微障碍，万缕千条，举心动念，难可枚指。即如看经诵典，其中妙义幽深，自己聪明有限，不能解悟，便知自己心窍未灵，智慧光小了。又不肯抵心下气，参问高明，便是昏垢。及至问明，又生疑惑，惟恐其人之说不真，再问一人，彼此不同，心生烦恼，千岐万经，岂非障碍？又若伴侣同于处读经，彼伴先熟，我尚未熟，心生烦躁，岂非障碍？又若我熟伴生，便生欢喜，岂非障碍？又如自己有才，他人愚钝，便生欺诳，岂非障碍？又如见人好善，或布施，或功行，他富我贫，便生嫉妒；我富彼乏，但生骄傲。岂非障碍？又如读经典，忽有解悟，微明其理，执以为是，向人讲说，彼又高明，我心不服，岂非障碍？又如所闻妙理，执着在心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变通，岂非障碍？又如修行打坐，偶有妙处，便自夸扬，岂非障碍？又如同道伴侣一处，从师闻道，师言彼明我暗，不自责己，反忌彼先，岂非障碍？至于积下财货，临死不舍一文。一切爱缘，贪习耽着，不断不除，如好琴好书，好棋好画，种种着想，均为障碍。又或有一等，以符术为神通妙用；又或有一等，以符术为有为劣法；彼喜而我忌，我好而彼恶，皆系障碍。

大众，汝等既求出世，欲免轮回，原要做出世的功夫，怀出世的道业。这些障碍，俱是塞灵关之牵蔽，迷悟性之妖氛，如何便就能出世。若是你们肯把纷纷的障碍，一一断除，斩尽葛根，消遣杂虑，胸襟如大虚浩荡，则心灵活泼，万转圆明，智慧自生，性天昭朗。其中千般妙用，尽生死去来之机，天人合一之致。自然而然，非识可识矣！

呵呵！障碍，障碍！只在大众之能断除不能断除间尔。于是律师遂说法曰：“降衷伊始，明命非虚。照耀灵台，毫芒难掩。胸襟一朝廓落，眼光立地澄清。”

五舍绝爱缘

大众，障碍为害，既得知矣。爱缘之害，比障碍又更狠。如何见得？障碍之心，不过遇境而有，境过即空，其害暂来暂去。至于爱缘两字，是无始劫前以至今生种下的孽根。所以圣贤仙佛，只劝众生不可着相，不可粘缚，不可贪恋，三教书中，俱劝天下后世，莫为爱缘缠住。这个爱缘，是诸魔之祖，万害之根。屡劫沉迷，多生堕落，总因爱缘。不得解脱之道，不明真空之理，皆因爱缘。生犯官刑，死沉地狱，皆因爱缘。水灾火死，劫杀刀兵，皆因爱缘。覆宗绝嗣，破戒违条，皆因爱缘。九祖受殃，香火颓废，皆因爱缘。生老病死，性心乖戾，身体不健，道法难进，皆因爱缘。六根不净，六贼猖狂，六识分别，六道轮回，皆因爱缘。天地之内，五行之中，万物生枯，万种起灭，皆因爱缘。若欲出世，超脱生死，不求断除，绝缘舍爱，而能了了明明，清清净净

，解脱自由者，未之有也。

我且把世间在家的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的爱缘，先圣已说过五有五止五僻，以及发皆中节，亲亲尊贤之等杀。皆就这点虚灵内所固有者，为之品节裁成，各正性命，就把一个宇宙保合太和。浑沦元气，更无爱缘再须舍绝，纯乎自然清静解脱之道，慢慢再说。

今单说出家的，就是苑上今日诸檀信听者，也好汰去分外爱缘。将分内一切可爱不必爱，似缘有尽缘的，一一勘明，制节过去。大众，爱缘迷惑，你们全然不知。如何道？人念头湍喜使的，唤作爱缘。一切大小精粗之物；一切一切远近眷属之人；一切内外邪正是非之事；一切圣贤三教儒释道之法；一切经书文献曲籍之理；一切天地阴阳造化之妙；一切神奇元幻之术；一切清微灵宝全真道路。以至名山洞府、天宫圣境。以至七宝八珍、河图龟瑞。及自己身心五脏六腑，齿舌精气，山河大地，草木禽兽昆虫，若念之所贪，意之所在，心之所想，神之气注，情之所恋，性之所喜，口之所欲，身之所乐，梦之所游，悉系爱缘。有一存念，便遭牵惹，不能得清静解脱之道，终为沉迷忧苦之徒。

大众，迷着则爱缘生，醒悟则爱缘灭，须要时时觉悟，刻刻承当，心上着一毫所爱之事物，俱要即刻舍绝，不许复因缘起。爱喜睡者即当坐，爱喜坐者即当行，爱喜舍者，心神自然活泼；爱喜无者，灵性自然空虚。寸丝不挂，万缘不生。悟者则心生光明，不为境转，不为物动，不为事乱。久之则无端妙处，元窍开通矣。若今日不除，明日不断，既舍而又不绝，仍旧牵缠。则衣钵蒲团，都成罗网；芒鞋竹杖，皆是索绳；名山圣境，俱为牢狱；师兄道侣，尽化冤家。以至口诀真言，总要变砒霜毒药；道心本性。竟改作福报修罗矣。可不慎哉，可不痛哉，可不忍舍而绝之哉！

昔有一道人，坐久神现。见顶上放光，五彩鲜明，如霞如锦。其光之中，山河大地，万物总见。道人心喜，以为得上帝之大无碍光也。日夜端坐，思想有光，其光不复再有。道人不悟幻境非真，用意观想，万念皆忘，唯思光明。存思日久，如愚如痴，形骸土木，诸人以为得入至道。道人坐存六载，神凝形变，而不知觉。一日，气粗息急，同伴相守，唯望其人开静以便求道，其间唯有一修行人，知其着魔。至夜半，其入定之人，忽然手张如飞之状。众以灯烛香花，供养礼拜。其人即气绝，口中飞出一蛾，扑灯烛火光而死。修行人取之，而告道们大众曰：“此存想光明之道人身也，爱缘光明，即与蛾同，缘至形化转入异类。爱缘不除，皆同此类。可不哀哉，可不断哉！”大众，心有所爱，即是缘也，缘从爱起，爱逐缘生，缘爱相缠，永无了澈。转父为子，转祖为孙，转男为女，换面改形，移名换姓，颠倒凡夫，认为真实，可怕可怜！大

众知之。

六戒行精严

修行之士，既已割爱抛缘，诚求出世以了生死。假如爱缘不灭，爱欲重生，则此心依旧牵缠，复入网罗陷阱，是终无解脱。须要于未兆之前，预作提防之计。不然则从前之功徒费，未来之魔障难逃。是以当法上古圣贤，摄心于戒。

这个戒字，是降魔之杵，能镇压妖邪；是护命之符，能增延福寿；是升天之梯，能朝礼三清而超凡入圣；是引路之灯，能消除六欲而破暗除昏；是仙舟宝筏，能渡众生离苦海；是慈航津梁，能济众生出爱河。诚修行人之保障，为进道之提纲。仙圣无门，皆从戒入；圣贤有路，皆自戒行。实系仙真之要路通衢，贤哲之中门正道。

大众，既已前生所种因缘，致今生得闻戒法，则将莫大之幸，若不依戒律行持，精严勤苦，则莫大之幸，变为莫大之罪矣。这个戒律，乃元都禁约，就是元始灵宝太上所定的规条，女青天曹所常纠察，神兵卫护，天将稽巡。遵守者，丹策加工。犯悖者，黑书加过。丝毫不漏，针发不差。如今受戒之徒，总是无知之辈。如何唤作无知？只是未明其理。若是知得此理，便当精严不犯。若是违条，岂不是无知了。

所以说，大众中，若是已戒者，须要把这戒字，着实去参详。如何作戒？戒者，禁住也，禁约的是什么？你又为何当初就受了？故你若是为戒法来的，便当日日行持。若不日日行持，何必受戒。这个念头，便不是为戒而来，还是为沽道士受戒的虚名私意而来，图道士受衣钵而已。不然，为何不守清规？切念我道门中，自七真阐教之后，教相衰微。戒律威仪，四百年不显于世。缘因教门之中，未有人出来担当其任。所以把这照道的天灯，不曾剔明。使修行之人，昏暗难行，扶身的拄杖抛开，失其把柄。怪不得旁门邪教，反通行于天下，清静解脱正大光明之道，所寂寂不闻，今幸道运当行，遭逢盛世。上有皇上福庇，天下太平；朝多官宰善信，教中护法。又有檀越布施，衣中冠钵，制就现成，这便是千生难遇，历世希逢，这都是你们前因撞着。

既是受了戒法，就该把个戒字，仔细求。如何唤作戒？可怜这受戒之徒，贤愚不等。愚者妆初来受戒的念头还好，及至受了戒后，又把初心瞞昧起来，不能坚持戒律。岂不可惜了这个受戒的初心，把一件戒衣，一项戒巾，付之东洋大海。或当或卖，或改常服，或补作袖头。亵渎天神，败毁道场。又把个净钵，改作香炉，贮钱贮米。开斋破戒，饮酒吃荤，无所不至，把智慧清灭，仙根断绝了也。这有现在公案，历历可证。先有一个戒子，把戒行毁破，污了戒经，卖了戒经，卖了戒衣，弃了戒钵，便忽死去。见许多鬼卒，将锁索套

去。到了阴司，见一所衙门，甚是威严，两边排队列许多鬼卒，锁着许多人，皆是平日同志归阴的破戒道友。这戒子吃了一惊，问：“你们如何到这里？”那些戒子说：不知道为何，先先后后的都在此相会。只见门上有个匾额，写着考对司三个大字，遂问鬼卒道：“如何唤作考对司？”鬼卒道：“这是天条新立的，法司有两座，专管僧道戒律之事。凡有人在阳世间，发心受戒者，土地神就把某人名字上了册簿。某日受戒，某日行持有功，某日行持有过，某日某人犯戒，某人背道悖师，某人毁律败教，某人卖衣，某人秽钵，某人诽谤律师，某人打算施主，某人*贪，某人淫欲，细细记注，每月申报各司考对，要先从本司考对过，方到各衙门去。你们受戒者，除德行高明，道心严密者，不到阴司。如你们这班不受戒的人，毕竟先到本司考察除名，才定限内勾取身死。若不从本司考过，各衙门不签押人，众戒子你们听听，这个死去的，已经一夜半日还阳，讲出了这段公案。

大众，你们责人有过，偏生细微明白，到了自己有过，便全不知察，日积月盛，一一自己宽恕，做成了无边罪业，自己还要遮瞒，这叫做欺心。受了戒的人，全要把自己心上所行，日里所说，日夜存思，善即行，恶即改，不许自己曲全，不许自己饶恕。你有误处未经查点省悟，立刻回向圣真，哀哀忏悔，依戒经之律，细细参求，勤访明师，精深学问。敬师长如父母，敬道友如长兄，乐法如妻，爱经如玉。持戒在心，如持物在手，手中之物，一放即失，心中之戒，一放即破。世间王法律例，犯则招刑；天上道法，女青之律，犯则受报。莫道阴司冥而不见，生生死死，只在你心；莫说戒神幽而不显，出出入入，只在尔念。戒行精严四字，降心顺道，唤作戒；忍耐行持，唤作行；一丝不杂唤作精；一毫不犯，唤作严；始终不变，唤作持戒；穷困不移，唤作守戒。你们这受过戒的，其中连戒的十条，还不记得甚么十条事呢。这是有名无实，何必乃尔！

但有一句法言，须教大众放心行持。这个天上主宰，原以好生为心，慈悲广大，救度众生。若有犯了戒子，从此改悔，真心发现，复守科条，致严致精，再不敢犯二次，如此哀恳忏悔，天心亦自怜悯，赦宥還元。我今又有一段犯了戒后又守戒的因果说与大众知道。一戒子白云，受戒后忽遭魔难，开斋破戒，无所不为。一日夜间，梦到阴司，看审官司。只见阴司中，许多鬼判，都点挂纱灯，安排香案。少刻，见阎王出大门，威仪如世间天子一般。听得判官报导，天使已到了，快些摆香案接诏，与阳世官府接诏不异。只见天使是一位仙官，头戴一顶金莲冠，身披五云鹤氅，手捧黄筒，递进去了，众鬼不得进去。这梦到的道人，便亦要进去。鬼卒嚷道：“你是什么处游魂，敢到森严大殿？”一个鬼卒道：“好像个道人打扮”。那鬼道：“前日诏书吩咐，凡修行持

戒之人，命终之日，许具衣冠进去，光明者从正门进，光小者东门进，无光者革除戒名，锁械西角门外，按牌赴审，你这道人又没有光明，一团黑气，与我一般儿，混充道人，快走快走！”一手执铁棍来。戒子惊醒，明明记得。随即翻身，下了床，急亟净面，手取净火焚香，大生恐惧，悲哀忏悔，痛改前非，精严戒律。一日又大梦游阎府，仍系向日所游之处。见执铁棍铁锁的鬼卒跑道：“请问仙长，要到何所”？戒子回言：“我因云游到此，不敢惊动大王，就此回去也。”鬼卒言：“大王有例，凡有戒行光明仙长过去，需在到茶厅，先请坐下，问下名号登簿，以便稽查。”戒子回说：“并无公事，不会罢了。”随即回身，忽然出境，觉来向大众告知。前游被鬼打骂，后游跪接问名，本系一心之进退，即有两样之看承，若非一悔前非，依然旧时本相。见神之为道，幽明一理，可不惧哉！大众，时光容易过，心性要光明。莫待无常到，阴司黑闇行，牛头无好处，马面不容情。有过须急改，全凭戒行精。万法千门内，修心最上乘。无岸无边海，循戒慧光明。

七、忍辱降心

修行人第一大病，难去难整的，是个嗔字。不是着了相，便是着了人相，嗔心一动，唤作无明业火。三毒之中，嗔毒居一。嗔心不解，内则烧己，嗔口出语，外则烧人。把一点灵关，森森烧化；一座法身，活活烧坏。六腑不能清泰，五脏不能安和。耳听人骂我，嗔火自肝生，烈焰遇狂风，把一个能闻的耳根，忽如闭窗塞窍。目见人侮我，嗔火自肾生，烈焰遇狂风，把一个能视的眼根，忽如遮门蔽路，口不觉嗔言，心中冲出恼恨之火，胆中涌起毒害之谋。上不怕天地神明，中不怕死生身命，幽不怕油锅剑树，官不畏斩绞军流，反一个能言舌根，造出千般罪业。这耳这目这口这舌，为何有这苦楚？只因这肉团心，不能降伏，恃些儿气血，作福作威。到过后平心之时，便冰冷可澹。

大众，世间众生，此个身儿，均是血气结成。此点嗔根，自从无始劫前，这无明业火，早已种下。所以遇事顺心，心便欢喜。不顺，便欢喜变作冤家。触境逆心，便生嗔怒，便是轮迴劫根。你们既已出家，原为欲了生死，嗔根不断，则毒龙攻入天根。既求身出世网，原因性命深重，这嗔恨不灭，则致气填月窟。性本善也，嗔则变作毒龙，惯生嗔火，火发烧身，命本常存，嗔则变为猛虎，常生毒气，气急丧真。生死不明，皆因不能珍重性命。性命不立，皆因火强。以致六根不能收摄，四肢发战虚张，五官不能应用，毛窍火性飞扬，为害百端，伤天促命。

大众，欲绝嗔要，先降恶念。何为恶念？不能忍辱，便为恶念。大圣孔子曰：“宽柔以教，不报无道。”这心中不能忍，念在一日，还是一日恶人。恶人安能入道？大众，不能忍辱的人，其心不能降伏，就如毒龙猛虎一般，只知

辱他人，不容辱自己。好强好胜，人前夺趣，使气作威，严声厉色；卖英雄，做豪杰；夺利争名，夸功伐势，恃力凌衰，傲长欺弱。虽有时热肠为众，不知能救得人，亦必能杀得人。众生迷而不悟，何曾远虑深思，天道好远，冤仇不解，总是嗔根不断来。嗔则必欲辱人，不甘我受人辱。不知受人辱，与我辱人，其间大相悬隔。

大众，这个辱字，包罗甚广。假如淫人妻妾，便不顾她丈夫被辱，儿孙被辱，祖宗被辱，门族被辱。待至他人淫你妻妾，便生嗔怒，大恶起来，想起这人淫我妻妾，使我体面何存，若人闻知岂但我被耻辱，连父母祖宗之功德，儿孙后代之门风，尽遭污坏破败，岂可放他过去。便要拿刀弄棍，动火发怒，顿起杀心，再不想他辱我，我便如此。我没辱他，他又如何。今生妻女被人淫，必定前生有歹因。前世淫人妻女孽，今生妻女被人淫。这是人中必有之因，必有之果。你们各人听了这话，万不可起淫欲之心。我直对大众说，这些众人的性命，皆因淫欲而有。淫欲之心不除，生死之根不断。因淫欲而有色身，欲脱色身，洗除欲念，欲念除，则得于有坏色身之内，生出法身，才能了脱生死。这是我们实话，休当作闲话放过。近有戒子，平日极有道念的人，忽一日出募斋粮，托钵过一米铺。这铺内主人好道心生欢喜，请戒子进中堂坐下，磕头献斋，又将碎根一钱，安放钵内。临出厅时，忽遇其妻，从廊下过，两下一见，其妻回避不及，戒子谢斋而出。既见其妻，夜间打坐，驰想其妻，摹其面，遂起，即跪香忏悔而卧。又忽然知自己身死，抱入胞胎，长成娶妻、颜色标致、夫妻和合。出外路旁，见一道人，化斋觅食，心中便喜。同回至家，献斋作福，唤妻出见，自己磕头拜下。回身见道人，以手招妻，心内不觉大怒。即走直入厨房中，持切菜刀来斩道人。失脚一绊跌醒，心嗔恨，乃是一梦，通身汗下。回想道人，其面目，即米铺施斋主人；其妻，即米铺廊下遇着之妇也。大众，这个戒子，初学功夫，戒行虽坚，定力未固，所以日见夜思，忽生妄见，妄念深切，入梦成境。

又一修行人，持戒坚固，从来口无妄言，念不妄动，受人耻辱，心不怀嗔，打不回拳，骂不回答，只思自不是，不认他人非。一日在路挑担而走，遇着一驴，驰骤而来，将身让驴，驴忽用头撞人身上，其人退避不及，仆倒在地，驴便口啮衣服，碎破而去。修行人至夜间打坐，入定朦胧之中，忽有一白衣人，谢之曰：“我即路上冲你之驴，于往劫中，曾结冤报，今已释怨，两相解脱，将从此脱得苦趣，复生人中，特来告知。至出月某日，寻至某处相会，以求超度。”言毕而去。修行人明明见得听得知得，似梦非梦，起来照常打坐。至次月所约之日，寻至其处，其家一门甚欢，似有好事。访问旁人，皆言此家夜来生一孩儿。修行人闻知，大加惊恐，暗记姓名，誓愿自度，然后度人。大

众，你们有此人，往结冤根，至今生了结。

戒子，总要自己发心，忍辱释怨，受苦任难，忘耻吃亏，解怨顺孽，降伏此心，一切承受。执定戒刀，时时自杀无明火，刻刻身披忍字衣。听人打骂，甘人欺侮，任人谤讪，随人羞辱，皆不能破我一点戒心。以至无端连累，王法官刑，霹雳青天，火烧雷打，一切水淹贼劫、狼衔虎咬、病毒蛇伤、魔压鬼迷、妖缠精害。世欲横言曲语，败坏声名。仇人恶口诅咒，毁虐亲属。甚而不容逃避，割截肢体，无能躲闪，破败此躯。总系往因定劫，难辞运限当头。只可安心承受，顺合天心，偿还夙债，报对前因。切莫动不服之意，害我戒规。惟宜回想，我受他欺者，毕竟我曾欺人。受他困者，我曾困他。以及遭魔遭难，遇害遇灾，悉系前生造下，自作自受。从今受戒之后，一切恶业，随心消散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，身心轻健，情性安和，苦恼痊平，冤仇和释。大众，自从无始以前之积怨，至今日当顿发天良。凡有冤愆债负，愿甘承受，一一偿还，损己利他，方为解脱。从此永归清静，依然太虚之贞，混沌之本，存神守默，酿成圆满报身。不然，前劫之债负而不还他，今生之耻辱又不肯让他，自然来世之报复不肯放你了也。此身如何得超脱，此心如何得空，此道如何得修。你们如今些儿言语，尚且不能忍，又安能这生死到头，脱然清静。

大众，忍则无明火熄，自然五脏清凉。忍则华池水生，自然六腑调泰。忍则他心满欲，自然释怨和平。忍则我量包涵，自然胸襟阔大。大凡辱我者，我不为辱，其辱反归于彼。我辱人者，人受我辱，必以辱报于我。能忍则心气和平，使肝火不炽，化作南斗消灾。能忍则肺腋生津，便普润胃脘，化为瑶池甘露。能忍则肾精不耗，便上下元解厄，化为武灵泉。能忍则脾土不燥，便身轻体泰，化为白雪黄芽，能忍则法身无漏，便得道气通神，化作庄严妙相。现前能忍于国者，必有益有朝廷。能忍于家者，必有益于骨肉。能忍于身者，必有益于精神。能忍于心者，必有益于性命。能忍于教者，必有益于法眷。其能忍之益如此。

若不能忍辱负重，则心便不虚，神便不灵，气便不壮，量便不宏，胸便不开，愿便不大，功便不圆，行便不满，见便不透，思便不深，智慧便小，福德便浅，根基便薄；闻道不明，行道有碍，被人憎嫌，招人嫉妒，受人厌恶，惹人烦恼，为人*慢，幽多鬼责，梦寐惊惶，明有神呵，疥癩疯疹，多劫之冤根不泯，来生之报复越深；苦海不住生波，欲何凭空起浪。

大众，你们岂不闻德者，本也，有容德乃大，皇天无亲，唯德者是辅。尔辈中，贤愚不等。也有重财丧德者，也有得色丧德者，也有重气丧德者。其间因财受辱，因色受辱，因气受辱，外遇不同，受辱则一。圣人曰：“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亲。”又曰：“忿思难。”曾子曰：“心有所忿悖，则不得其

正。”这忍辱之戒，岂不重欤！这嗔忿之害岂不毒欤！所以诸真初祖，以戒嗔为入门，忘嗔为了道；以忍辱为杀心，以忘辱为满愿。救苦经太乙天尊曰：“火翳成清署，剑树芳蹇林。超度三界难，竟上元始天。”

大众，急猛醒，听我偈言：“早除人我相，急悟生死因。忍辱降嗔火，空中现法身。七情随念灭，百忍古人称，罪业甘承受，方为劫外人。万端业障是前缘，负欠还债总一般。愚暗吃亏嗔火发，一团冤债黑漫漫。修行切戒占便宜，我占便宜他不依。历劫漂沉冤不解，清静堂中多是非。是非无着地天宽，仙子修罗有两般。清凉福地缘多忍，偿还辱债道功全。这点凡躯道上来，缘何不肯吃人亏。冲天怒气肤毛火，无位真人饿鬼灾。”

八清净身心

大众，既奉戒皈依，便当专一以求出世，超离生死。但超离生死出世的高人，自有无死无生最上一乘之道，其道即世法转身，本无有法。世法与出世法，只在一心，所用逆顺不同，其实只是一法，法亦非仅顺中逆用耳。夫顺中用逆，万法皈依无为法，鬼神莫测其机。逆中随顺，一法散为万法，阴阳不出其算。不是以有心为作用，而用意推详。乃是神明智慧，理性本来如是，原不是另有什么出世的法也。虽然，超出世间的是谁，又毕竟要送这人出世间到世外去，方是出世。这却又不是。

今说劝人把这身子要出世，夫天地之大，世界之广，那里算是世外。大众，你们仔细听着，世外者，世法之外也。识破世法非真，幻情是假，一切有为功能，俱是梦境，物物无事，事事非实，唯将此心清净，能出世外。大众，如何见得此心能出世外？今夫天有阴晴运转，不能出世；今夫地有崩裂倾塌，不能出世；日月盈昃，不能出世；星宿遥殒，不能出世；风云雷雨，霜雪雾露，各有程限，不能出世；山摧石凿，水涸泉干，草枯木朽，金冶玉碎，不能出世；人有生死，不能出世；物有壮老，不能出世；情有厚薄，不能出世；气有呼吸，不能出世；心有动静，不能出世；精有泄漏，不能出世；神有昏散，不能出世；势有消长，不能出世；利有乘除，不能出世；一切有为，尽系成住空坏，生老病死，哪得能勾出世？大众，你们要世法中，悟得出世法来方好。这出世之法，不在多言，只在乎此心还返而已。既知道天地万物，人情世事，总非出世之法。便知这天地万物，人情世事，悉在圈套之中，世界之内了也。若能心中悟得这一点，能有破得天地万物皆无常，世法人情都是幻的，是什么真灵？这真灵无形无相，无臭无声，言在内又不止在内，言在外又非在外来，人人具，物物该，便是能出世的法王了。

大众，这点真灵的法王，宇宙古今，无物不有，无时不然，非同小可。在释谓之妙明真心，在儒谓之明德至善，在道谓之圆明道姥，又谓之祖炁。那许

多别名，说不可尽。这能知天地万物，人情世法的，何处寻求？就在《大学》上：明其明德，止于至善了。这明德至善，寓于成住空坏，生老病死，无病无死之真灵。亘古至今，常存不昧。通天澈地，出幽入冥。不生不改，不多不少。无欠无余，无来无去。能运阴阳，而不为阴阳所窒。能制鬼神，而不为鬼神所厄。而能用万物，而不为万物所歧。能化人情，而不为人情所动。能应世法，而不为世法所溺。能出世外，能住世间。纵横三界，去来自在以无拘；统辖万灵，变化玄通而莫测。上天下地，唯此称尊，莫与为等。无如这点真灵，人人都有，个个难明，万法千门，三乘一藏，皆自此出。些些窍妙，点点机玄，悟之即在目前，迷之即落海底。

大众，要知出世修行，不越身心二字。身假心真，心假性真，须悟借假修真。外假内真，外色内空，不借外有为之色身，难修内无为之法身。不因外生老病死身，难明内之湛然圆满心。不借虚灵活泼之心，难超证广大无边之性。然此性，自天命而来，有生之初，一无污染，与太虚同体，与太虚同量。空空洞洞，一无所有。囟囟囟囟，无一不有。

大众，如今要求出世，先要人人去清静身心。如何是清静身心的功夫？缘身乃血气所化，血气非不败之物，实为生死之根，祸患之本。连累我之心者也，戕贼我之性者也。好色贪淫，只为此身图快乐。争名夺利，只为此身图受用。犯法招刑，生灾惹病，皆从此身而起。太上曰：“人之有患，为吾有身，及我无身，又复何患。”古人云：“人若不为形所累，眼前便是大罗仙。”可见此身为祸不小。今须看透皮囊是假物，是地水风酿成。若不讲到彻底修行，但劝人行孝，你要说身体肤发，受之父母，不可毁伤。父精母血，二五数成，秉天地之秀气，得阴阳之神功。头圆法天，足方法地，位乎天地，共列三才，万物之中，人为第一。上可配天地，幽可赞鬼神。学可希圣贤，修可成仙佛。岂可视至贵至富之身，作臭秽烘土之想？不过要诸戒子，不甘堕落，与世波迷。勿为色身图安乐，只其真性返真常。志气欲统御阴阳，形神欲庄严法界。设使法身有漏，便不能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矣。

大众，今对你们说明清静之功。若要此身清静，先将俗物丢开，尘情远绝，一切不同世法。甘淡薄而乐清闲，绝肥甘而离喧闹。皈依三宝，刻守一真。性情涵养和平，手足端庄整肃，眼耳不可偏邪，意念不可散乱，心不可存思着想，口不可高唤扬声。收两目之神光，内照不昧灵台；返两耳之精窍，内听常闻天籁。稀言启默，归乎自然不动。期无悔吝，思不浮游，神无烦躁，天机清畅，玄理圆通。口断荤腥，暗消多生之杀劫。身遵戒律，密行四大之威仪。足不乱步者心不慌，手不妄举者心不躁。坐则中正，不许偏歪；卧则灵惺，戒多昏睡；食则茹淡减味，而五脏清平；语则谨慎从容，而声音和畅。这唤作粗行

身清静。至于细微功夫，是要你们把清净二字参求，患你们不能入心钻进去行，不患你们究心实行而不成道。

大众，心无二念谓之清，念无驳杂谓之静。心不着相谓之清，念不停滞谓之静。念念圆明谓之清，光明无碍谓之静。一尘不染谓之清，万虑皆空谓之静。万物不能遁其形谓之清，鬼神不能测其机谓之静。心如流水谓之清，性如皓月谓之静。无始以来罪消灭谓之清，多劫之前因尽澈谓之静。内观其心心无其心谓之清，远观其物物无其物谓之静。三者既悟谓之清，惟见于空谓之静。观空亦空谓之清，空无所空谓之静。所空既无，无无亦无谓之清，湛然常寂，寂无所寂谓之静。真常应物谓之清，常应常静谓之静。洞然不昧谓之清，入众妙门谓之静。超出三界谓之清，解脱五行谓之静。虚空粉碎谓之清，粉碎虚空谓之静。光摄诸天谓之清，普渡众生谓之静。

大众，我因开示，略言大约。这三教圣人，大藏经典；万法千门，诸天妙相；三万六千种道，八万四千法门；恒河沙数菩萨，无数众金仙。皆不能出清静定慧无为妙法。大众，最上无上大乘上品至真妙道，生天生地、生人生物，皆从清静而来。太上曰：“人能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。”又曰：“清静则天下正。”可见清静身心，速求觉悟。大众，自今日起，须将平日所迷的铅汞龙虎阴阳烧炼种种比喻，悉皆丢下。惟从清静法门，灭妄心，息邪念，平平稳稳，从中道大路而行，决不惧你，唤作耽迟不耽错，有路莫登船。若是我诳语相欺，即堕地狱。维时，律师说偈曰：“念杂心非静，尘多身不清。不清难见性，不静岂无情？内照身为幻，回光心亦空。空中神自见，定慧是真宗。日月须观察，平常要体行。逆行持斗柄，清静合天心。”

九求师问道

自古圣贤仙佛，证果成真，无师不度。所以师师相授，口口相传，心心相印。就中道理，一贯而通。如乳水化，似胶漆投，同气相求，同声相应，水天一色，灯色交辉，方能尽其师弟之道。

大众，我见世人，求师问道颇多，但多差了些儿。有师弟传授之名，无师弟传道之实。所以今日不惜齿牙，不辞诽谤，把求师问道之理，说与你们，须要记在心头，到日后，先为他人之弟子，能以此礼，则后为人师，那子弟，也就仿古效法而行，尊师所以重道也。

大众，世上愚盲之徒，不识自心，随物而转。虽有道念，不知邪正之门；虽有道心，不知修行之法。他听人说“性由自悟，命假师传，”这两句话，便依着行了。或遇哪方上走的道人，身穿破衲，足踏芒鞋，手摇棕扇，肩负蒲团，行从城市经过。或坐下街头，捧瓢化斋；或慢行道上，自在逍遥。遇宫观即安单，逢庙便借宿。口谈口诀，舌鼓笙簧。怎么是玄关一窍，尾闾海底

，上致泥丸宫，下至涌泉穴。守中提气，立鼎安炉。延年却病，按摩导引。六字诀，八段锦，悟真篇、参同契。以及丹经上臂喻，铅汞龙虎、银砂夫妇、日月卦爻、龟蛇温养，沐浴结胎、入室坐圆、出阴神、出阳神。说不尽的三千六百旁门，八万四千魔法。哪里数得尽。大众，这愚盲之徒，其心无慧，哪里辨得真假，识得邪正，便就听得这个道人。更有可恨一流，那谈鼎器的邪人，炼茅银的骗子，动人以色迷人以财，莫说无是一路道法，即使这种道法有真，岂是凡夫可以点金，淫人可以延寿。是以谈鼎器者，见色起心，对境动念，魂飞神荡，真汞下流，先天倾覆，至宝空亡，多成痼疾，不曾接续得命，连命要都斩断了，岂不可恨可伤，至于烧茅银的骗子，讲砂说矿，一转两转，温养开点，言不尽的骗局诓脱之术，愚贪每至破家，比前面这些道人，罪业更加数倍。我也不忍细说，招人诽谤。但是受了戒的，就要听我说求师问道的大略了。

大众，这个皇天至道，恍恍惚惚，杳杳冥冥；至广至大至高至尊；至玄至隐，至幽至渺。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可以经天纬地，可以出幽入冥；若存若亡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焚；前无古，后无今，生育天地；运行日月，长养万物；生圣生贤，生仙生佛。蠢动含灵，昆虫草木，无人不有，无处不存。日用寻常，悉皆妙道。只因百姓日用而不知，下士心迷而不悟，所以一真随失，万劫难明。父母未生前，真灵不知其始；精神已去后，此身不知其终。颠倒轮回，生死苦恼。我所以指出源根，教人急求真师，早闻至道。

但真师难见，高弟难逢。须知弟子无出世的真心，障闭慧性，虽遇真师，鬼神不使他见，掩他慧性，就见不能识其为真了；师无度世之心，虽遇高徒，鬼神亦不知之见，掩其法眼，见其无缘，所发当面错过颇多。大众，师父求弟子，一如滚芥投针；弟子求师，好像水中捉月。真师难得，高弟难求，不在乎财宝之间，只在乎这心一念真诚之内。你见哪个有道师父，肯妄传匪人；你见哪个高人访道，肯乱拜师父。大众，师父既不乱传人，则此师怀抱至道，以访高弟子。弟子既不肯胡乱拜师，则此人识见高明，留心着眼了。设使这一等不肯轻投师乱拜道人的，心空障碍，志在尘环，眼界既宽，胸襟又阔，遇见那有道之师，自然眼外分明，说得出，识得透，一言半句，芥子投针，针孔相投了。设使这一等不乱收徒弟轻传妄授之师，遇见此等高明弟子，岂有不欣然合问，高谈阔论，妙诀真诠，微密之天机，精玄之秘谛，心传至道，口授天章的理么？

大众，真师不少，弟子颇多。我今说与你们，如何唤作真师不少呢？大众，你这六根所受，都有真师，假如耳闻善言，你若依此善说，实实心服，这耳根，便为引进师了，这善说便为传道师了，其余五根亦复如是。大众，学无常师，唯道为师。但凡耳闻好言善语，便要存神默听，就如甘露沥心，醍醐灌顶

一般，存心默感此人，开我愚迷，慈悲方便，愿此宣扬善言之人，早证玄功，得无上道，这岂非师弟子么。假如眼见一切经典，三教文字，真言秘诀，心得开悟，便当礼拜赞叹，这种文字便是你认得真，信得极，自然师徒相遇。然而师家之慈航法桥，非一术也。孟子曰：“教亦多术矣，有成德者，有达材者，有答问者，有私淑艾者，是亦教诲之而已。”是故有倾盖而相欢，一见面即投者；有自首如新，彼此不相右者；有稽首屈膝而相传者；有斋金盟誓而后传者。恭敬者，礼之未将者也。恭敬而无实，非恭敬也。要在观弟子之诚信笃行，尊师重道而已。故有屡试而后传，如云房之十试洞宾也。有屈身而后见，如刘玄德之三顾茅庐也。或有随师多年，而心不退转者。有明知真诚，而故试多艰者。这个传道受业，岂是小可，岂是轻易得的么？故有三口不言，六耳不传道者。盖上乘的道法，对中下的人传不得。中下的道法，对上智的人传不得。唯是因人而教。如孔门冉有问闻斯行诸，子曰：“闻斯行之。”子路问闻斯行诸，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。”盖求也退，故进之，由也兼人，故退之，是彼此参听不得的。故公西华两得闻之，便生疑惑了。至于夫子及门之问仁者多矣，夫子答之则不同，是也。人或一信心，一人偶听，则信心者可言，偶听者不可言。故曰：“莫将容易得，便作等闲看。”

大众，或有传道于千百人中，而其间智者得之易悟，昧者得之难行。高声朗念，把玄机明泄，有心受记，其有心而无缘者，风吹耳过，闻如等闲。大众，释迦牟尼佛，拈花示众云：“我有妙明真性，涅槃妙心，正法眼藏，诸人可见得么。”唯有迦叶拈花微笑。大众，迦叶释迦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在大从之前，密传秘道，心心相印，口口相传，座下这些大众，竟不知传的是什么，受的是什么。又如孔子大圣，在列圣贤诸子之前，对着曾子曰：“参乎吾道一以贯之。”曾子曰：“唯。”其时门人甚多，岂非圣人传道于诸子之前，曾子度道于及门诸子之内？众人不识自心，则遇而不遇，竟不知传的是什么，度的是什么。曾子深明自性，自然暗合圣心了。昔轩辕黄帝往崆峒山中，求道于广成子。再三勒求，广成子不应。黄帝退而修斋，闲居三月，复往邀之下风，膝行而进，谦恭退逊，问以至道之要，广成子乃答之曰：“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；至道之极，昏昏默默。无视无听，抱神以静，形将自正。必静必清，毋劳尔形，毋俾尔思虑营营，乃可长生。慎汝外，闭汝内，多智为败。我守其一，而处其和，故千二百年未尝衰老。”正正经经就这几句话头，乃当面说与黄帝，他便不开口了。你依着他行，也由你。不依着他行，也由你。这叫做各尽其道。

大众，我道门中，道德南华，许多妙义；冲虚文始，若干真言。以及三洞四辅，三十六奇，多少经文！谁能打扫耳根，恭听圣经之妙谤；放开眼界，超

悟大道于言诠。不悟则心不光明，虽遇圣师，亦不识矣。

大众，未去求师，先须求己。未经问道，先须问心。若不依律而行持，万难得师而印道。其间关窍，究竟要你们谦虚卑抑，先将贡高我慢之心，尽皆剝剔，柔和逊顺。把诽谤嫉妒之念，逐一割除。逢人莫自夸能，只怕有人能似你。倘或遇见明眼高人，心空志士，一言半语，拦腰截住，你却如何挣脱，自然雪化见尸，难逃识者。我今奉劝大众，求师问道，非是草草。问师前磕下几个头，口里听几声师父便了。如今戒子轻师慢道，比比皆然。大众，你们须急急反躬内省，向从上历祖师前，忏悔侮傲，变化旧习，尊敬法宝。若果真心苦切，留眼访师，则天不负人，仙真不求自至，不必限定远近迟早也。听我偈言，偈曰：“求师须克己，问道要心诚。诚心方悟道，念切遇良因。万劫难遭遇，千生到得今。若能明我说，顿悟未生根。”碧苑坛经卷中

十定慧等持

大众，但受初真戒者，进受中极，先将初真十戒，细微妙行，密密行持过了，方来进受中极三百大戒。大众，中极戒与初真戒有甚分别？一戒无所不戒，一真无所不真了。怎么初真之后，又有中极，中极之后又有天仙，这却为何分别先后呢？大众，这个道理也甚明白易见。我将这个道理，就向虚空取来告诉你。大从，你受的乃初真十戒，乃是教你们拘制色身，乘风破浪，不许妄动胡行，起止无常的。至中极三百大戒，乃是教你们降伏顽心，不许妄想胡思，七心八意的。至天仙妙戒，乃是教你们解脱真意，不许执着粘缚的。大众，初真十戒粗，中极三百便细了。夫初真戒，制其外六根，中极戒扫其内六尘，天仙妙戒，使三身解脱，八识消亡，九魔十难不敢侵犯。

大众，初真戒者，是因你们即悟前非，深追旧过，又念人生在世，光阴有限，生死无常，既是出家做了道士，便就叫做全真。仔细思量，自从出家到今，何曾全过什么真来，终年虚度时日，与俗人一样的老了。终朝涉水登山，南奔北走，虽是朝礼过了几座名山，比俗人多见些石头树木，究竟与俗人经商为客，做买卖的一般苦。食风宿水，着甚来由？何曾遇见神仙？传什口诀都是掬上掬下的俗人，俗眼凡胎，把丹经念上几篇，死死牢记着屑屑，名为吞石头，不会化的，全不知味。是故与俗人无异，安能出世超凡。今日受了初真戒，这知过之心，也还是本来面目犹存。何不把平时的假心肠改作真心肠，平日的假意思改作真意思，平日的假面目改作真面目。发露真心伸忏悔。今日受戒之日为始，唤作初真戒子。这初真戒律，行四大威仪，庄严身相，与法身无涉，定慧无干。知因你们浮躁得紧，不能沉静，所以把十戒制伏其身。若能依戒律行持，则此身安静而定，以进中极戒了。

大众，这中极戒，是定功，与初真戒不同。初真是个戒字，中极是个定字

，天仙戒是个慧字。当初天尊慈悯众生，设此戒定慧，降伏身心意的功夫，就是出世超凡，金丹妙宝也。除此戒定慧之外，就别无什么法儿了。外虽有八万四千种法，都不能跳出这个定慧两字。凭你神丹服食、金液还丹、白日升天、拔宅冲举、神通变化、尽空尸解、立化坐亡、投胎夺舍，许多的仙术，那定慧之光，却巍然不动。照见这些神通法术，如明镜当庭，一出一入，莫不自见其形，乃还在定慧之中，不能出定慧之外。

大众，中极的中字便是斗姥天枢，巍巍不动之中；这个极字便是南极注生，北极注死之极，生死大机，全凭斗柄默运灵枢之极。中极二字，秉天地之权，执生死之柄。这中字是非内非外，非左非右，非前非后，不偏不倚，无过不及的中字。允执厥中致中和的中，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中，君子中道而行之中，中立而不倚之中。玄珠黍米，牟尼舍利，金丹太极，许多假名别号，其实不出这个虚灵不昧的妙明真性也。大众，如何是定慧等持？

大众，这一点灵机，被你无始以来，所作的三业萦缠，六尘沾染，七情迷塞，六欲侵欺，三毒熏蒸，十魔强霸。把你的灵机暗窃，要死不敢偷生，要生不敢即死。上不能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。大众，这点灵机，是个法宝，只宜逆转，不可顺行。顺行则随物迁移，遇境而动，招魔聚怪，惹害遭殃，出入轮回，四生六道，流浪漂沉。若是受中极戒的，须要逆行。逆则不随一切物转，不随一切境转，魔怪灾殃不敢犯，轮回可出，流浪可超了。且问你何如唤作顺行？世法中，生男育女，取妻买妾，儿孙父子，功名富贵，爬家撑产，买田买地，披细穿缎，着绣拖罗，贪淫乐欲，杀生害命，美口充肠，这等总是便宜色身受用。这色身，却原是地水火风，假合为人之皮囊，因父精母血，交媾淫欲，精气相感，聚血凝团，神识投灵，安胎立命，皆出二气幻化成身，到底无常，终归于土。独这功过二件，却不干色身事，反是法身受苦。

噫！大众，你们不信的，反说法身，原在色身之中，色身一死，则法身已空，人至身死，则灵气归空便散，那里说什么天堂地狱、饿鬼畜生、法身受报？如今我且问你，人身一死，便气散归空，缘何人家父母过后，四时八节，就设祭享？若说死后这一股灵气，不曾阴司拿去考对，这生前善恶凶良，负欠谋夺，杀割偷盗，种种冤孽，则这一股灵气，也就不来受享世间儿孙之祭祀了。既不来享受世间祭祀，则上古周礼等书，就不该虚说许多祭文祭器、祭仪祭礼；孔子大圣就不该说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；齐明盛服承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；诗云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文王在上，于昭于天了。大众，既传下这如在其上，文王在上之说，则我心已存下鬼神来临之诚了。我心既已存鬼神来临之诚了，则当日周公孔子，这些大圣，必定深知鬼神之情状，然后制下这些祭文祭器祭仪祭礼，以垂教千百世于无穷。

岂有圣人打诳语，说谎捏怪的理么？又如今缙绅做官的人，封赠官诰追加品爵，设使死后的一股灵气，散而无知，则追封的荣显已是多了。谁受用金章紫诰，恩宠生天？若是受福便有鬼神，受罪便没鬼神，还是这人心欠明白，灵机不悟了。一等*杀愚徒，只知贪酒色，昏迷财气，未参死后的业根，只认现前之血气，返强自吟出几句诗来说道：“莫思身后无穷事，且尽生前酒一杯。”再不吟出那两句诗来说道：“身没万般将不去，冥中唯有业随身。”

大众，业有三种。第一业是不善业，一切牵枝带叶，不断不绝，不了不尽的业，有因有果，有果有报。如不信鬼神，不敬天地，不怕王法，不忠君王，不孝父母，三纲不正，五伦败坏，诽谤圣贤，杀盗邪淫，*作凶狠，妄为妄作，家门畏惧，乡党欺陵。这等命过之后，堕入地狱，狱狱迁流，受尽无限苦报，后生阳世，为畜生身。畜生报已，复转人身，五官不全，痴愚昏暗，人事不愜，人人憎厌，人个*恶，身充下役。复作丐人，遍身疮烂，臭秽虱赞，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饥寒无诉，痛苦万般。死于荒野，蚁食狗拖，渺渺孤魂，复沉地狱。第二业是善业，聪明正直，廉洁公平，六亲欢喜，乡党和平，敬父母，敬神明，礼天地，重君王，尊师长，爱朋友，淑身化欲，临财不苟，见色不贪，五伦不乱，百事端详。以及山中之比邱，洞中之老道，甘淡薄，忍耻辱，定力未固，道行未全之辈，命终之后，复转生人，成为宰官宦达，成为师长尊崇，或享现成富贵，或得福寿双全，安乐荣华，一生快乐。第三业是净业，志在圣贤，愿希仙佛，心存善念，说善言身行善事，接得善人，足踏善地，手持善物，厚重端严，身不妄动、心不妄游，期于心清，期于心静，久久功深，元神泰定，常居绛室之中，黄庭之内，金阙玉堂，万缘顿息，诸念皆空，独见真灵，忘形忘物，忘境忘机，是名为定，这是非同小可，便是虚灵不昧的三清境界，上超三十六天，下洞七十二地，逍遥乎三界之外，转运乎五行之中。这个定中境界，杳杳冥冥，昏昏默默，旋转天地，复归混沌，浑成一气，上非天，下非地，中非人，不可言，不可说，不可思议之中，忽然放出神光，涌出一轮慧性。分清为天，分浊为地，理中和之气为法身。智周三界，晃朗太玄，无一物能逃其形迹，无一事不知其去来，无一毫挂碍，无一丝遮当，无一点尘垢。

一切天龙鬼神妖魔，悉皆皈命。阎王一见，不敢扬声；牛头夜*，擎拳拱服。持簿无名，死册无姓，可以长生世间。说法度人，可以飞神羽化。竟入清虚，上朝无始，永脱轮回。

大众，交关过度的天机，只在真心动静之间。大静唤作定力，真定名为慧光。若不先死妄心，安神定气，如何能得大定？不能常清静，如何能得入定？不能入定，如何能得生慧？大众，心空则神定，神定则光生。若是定而无慧，唤作

阴神胜阳神了。须要定中生慧。慧即法身，定为佛士。大众，定是家，戒是路，慧是生人，世间万物万境万事皆是客。若是定慧互相生发，入众妙门，则真主之神通智慧长养已足，现出光明。能应万物万事，不被万物万事粘缚了；能转世间万境，不被世间万境迷惑了；能出阴阳生死轮回了。大众，先要明这罪福两途，因果报应，依着戒律一一行持，丝毫不敢乖戾。至参悟久了，自然就清静明白了。然后，方去静入观定。定中本性圆明、慧光朗照，神气忽然灵悟。则山河大地，不出一身；万物死生，不出一念。自真主灵明，便有把柄不入轮回。这个中字的功夫，父子不能替得的，神鬼不能知得的，只要你们个人料理去行。大众，我把天梯一竖，不知谁得上天梯；道筏一撑，不识何人登道筏也。听贫道偈言：“爱河渺渺无人渡，苦海茫茫少法桥。大众速持三百戒，等闲定慧出波涛。”

十一密行修真

大众，你们既是发愿修真，要学个全真道人，须要把真假二字认得分明，识个透澈，然后去下功夫。把假的竭力去改换个真的、方是修行人分内之事。

大众，你们听我说个假的，好去修那真的。大众，你这身也都是假的，名为无常的幻形，六根究竟要坏，六识毕竟归空，咽喉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大众，你们岂不见世人生人，身長九尺，腰阔十围；面如满月，唇似点朱；眼如黑漆，肤似绵脂；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；能言能语，多智强谋；千般手段，万般机权；聪明能文，膂力善武；高官猛将，艺士材人；经营买卖，夺利争名；贪荣致显，殖货兴家。画堂前十二金钗，吹弹歌舞；玉阶上三千珠履，进退逢迎。金银过北斗、宝贝等南山。玉食锦衣，下箸则珍馐百味；交游豪侠，到处则礼节多方。妻年半老，便弃旧迎新；姬妾成群，忘却神枯精竭。家私富厚，良田万顷立根基；儿女岐嶷，官阶一品还嫌小。日夜不休，迷花恋色；爱贪亡厌，乏体劳心。暑湿风寒，六脉阴阳舛错；驱驰征逐，三魂零落飞扬。百病来攻，生老疾苦；千灾不脱，劳倦恹恹。服参苓而不愈，呼天地而无灵；痛楚千般言不尽，一朝气断落阴司。相貌堂堂，未转休而人掩鼻；威风凛凛，才闭眼而面朝天。四肢斂入木中，一像唯图纸上；儿女不来替死，妻妾无有随行。死者尸骸未冷，生者心念已生；兄弟们分财夺产，妻妾辈藏宝安裳。有子者，且思过日子的法儿；无男者，就想嫁他人的主意。宾客门前车马稀，常言道“人在人情在；”奴仆家中偷盗起，欲语说“势败被奴欺。”门墙倒塌谁来管，家业凋零那个知？妻淫子不肖，各自顾前程。几曾死而复生，那个去而再转？生下来原是空拳，死去了依然赤手。色身入土，名得归空；善恶两途，分明受报。

大众，你们看这些色相的幻形，可不是假的。既是假的，他这欲起家求副贵、要妻妾、爱儿孙、受荣华、享财禄的，一点真灵，确是不假。你们看他这一点真灵往何处去了，分明在于冥中。既分明在于冥中，难道还要妻妾爱儿孙享财禄受荣华么？大众，这善恶两因，罪福两报，苦乐两果实实如影随形的。色身受苦受罪，岂有丝毫漏脱？所以必要大众把色身看轻，法身看重，借假修真，保真弃假，以求脱离苦海。然无这色身，无从修处，便致一灵法身，不能自主，投入六道轮回转去，就费力了。我们既已受得人身，进了道门，便要解脱轮回，趁此眼光未落，精进修真。

修之之法奈何？大众，要将六根门尘扫净，五脏五气安和，主人常住灵台，魔贼不能侵扰，多行善行，拔除罪根。

但这修真法内又有两途，两途之中，有真有假，有有为，有无为，《金刚经》云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”《清静经》云：“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为有妄心。”这两经所说，可知这修真之内，有为法是不好的了。奈有一宗搬精运气，接命添没，返老还童，长生不死，着相去修。又有升铅降汞，打鼎烧茅，服食灵丹，吞符餐气。这些都算借假修真，都是有为种种假法，岂能见性立命解脱轮回么？要出生死，总不是这等出的。

大众，借假修真，须要考究生死大事，实实明白得个真路道。其路道何在？在你之一心顺逆而已。顺则由得他，逆则由得我。人之色身，修也要死，不修也要死，纵活得千年，终归于土，却为何来？大众，有形即有坏，有始即有终，有造即有化，有聚即有散，有来即有去，有成即有败，有壮即有老。这身既生，自然要死。我所说的出生死法，不干这身上的事，不过借他做个寓所，修我的天命法身而已。外道不明此理，即认了真，着了相，把个血肉的色身，也要修个不坏不死，岂不大可笑呢。我说的出生死法，只在身上这点真心之内，所动之念，所行之事上去修。妄念不动，则法身生；法身一静，则天机动；天机一动，则真光见矣。原为这真光不得圆满，借此色身多行善事而已。善事又有真假，着了相即是假，不着相方是真。你们看如来不着相布施，不着相功德，不着相说法，不着相修道。不着相出世，所以能出世。能出世，所以能出生死了也。清静经云：“上德不德。”是不执着也，就不是个解脱了，如何出得生死？不过多活几年，得些福报罢了。福报受尽，依旧不能超脱轮回。大众，我劝你们依着太上的说，再不差的，外其身而身存，后其身而身先，方能死而不亡。大众，你把身子放在一边，休要拘拘的摇精荡气，贪图精气升降，窍穴疏通，血脉经行，延年却病，爱着其事，反顾色身坚固，快活逍遥，竟忘却了自己的性真终年累日不去照管。他不知那一朝被小鬼等你个不提防，忽然勾去，你那时节法身何处随波浪，色身还请下泥坑，究竟一场空了也。我请

大众密密行降心耐性之功，早早见了性，你岂愁这命不立。大众，我提醒你，色身是个房屋，法身是个住房屋的主人，主人有宝，何愁房屋不整齐，主人若有病不好，或是惹了祸，招了灾，勾了去，你那齐整的房屋，却与谁住大人。再提出了一层，使你开悟，色身是租的房子，不是买的，主人去后还归泥土，地水火风一一分还四大去也。若能密密修成个不着相的真法身，岂愁色身不会安顿一个好处去么。

大众我有拙偈几句，听我道来：“色身原是法身房，内若明时外自光。但愿主人修福慧，何愁房屋不辉煌。全真先要消除假，真法须将假法妄。不自夸张不着相，双修性命出无常。只要息心求解脱，幻身放下自真身。贪生怕死终须死，着相修真岂得真。如来割截身和体，玉帝曾为忍辱人。忘身殒命三千劫，舍国归山八百旬。道人执着皮囊假，万劫千生那出尘。休用意，枉劳神，有形到底要归阴。若还迷失真如性，苦海茫茫没处寻。噫，可怜，假中着假重重假，枉学全真那得真。生老病魔愁死苦，死时何异世间人。枉戴黄冠着羽衣，何曾识得死生机。为寻衣食天涯走，罪业临身人化泥。”若不明罪福本来空，则生死轮回不息；倘未悟假真原在己，则光明智慧谁开？

大众，各自参详，生死无常迅速。我个所说的密行有三百条，即中极大戒三百细微，以修身则身端正，修心则妄念消忘，内用则圣，外用则王，可以出世超凡，证清虚之果位，可以度人出苦，了生死心之轮回。第一要紧者，是个密字，不能密，则不能全真，不全真，则心不明，心不明则性不见也。大众，如何为密？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。密也者，谨警之至也。精密则秘于隐，密之极致也。大众，凡要受中极戒者，把第一戒至一百戒，是净身的大神咒，把这神咒谨慎行持，必要此身浮躁尽除，变为澄静，轻狂悉去，改换稳重，四大威仪，行则必由中道而行，坐不偏席，立则挺直，不许倚墙*柱，扶壁伏桌，卧则曲躬侧身，不许仰面酣呼，鼻息如有微声，亦须调适养成个恭而有礼的相貌名唤外庄严。第一百戒至第二百戒，是净心的大神咒，把这神咒精思合道，必要精参密悟，念念归真，头头合道，字字不放松，参了又参，悟了又悟，远观其物，近取诸身，将狂乱邪僻之心，勒除殆尽。真心泰定，然后，自第二百戒至第三百戒是净意的大神咒，丝毫不可走漏，其中消息之机，往来之理，秘藏玄都之府，希夷微妙，不可思议，不可名象，可以神悟，不可言传，至上至尊无为妙道尽之矣。

大众，这个是密行修真的功夫，你们再听一言，仔细记着，至道切忌宣泄。大众，原为修真，出离生死岂是寻常小事么？天机不密则漏泄于匪人，故紫阳张真人兰传匪人，三次遭天谴，故不可泄。何况要超出轮回，跳出世界，做个万劫不坏的真人，岂非天地鬼神所忌，阴阳造化所嗔？且你这一翻逆运倒行

，与世法冰炭了也。须谨慎周密，不然，六亲不喜，九族成仇，妻子不情，朋友不信，皆从不发勇猛大志，所以有退道心焉。

十二报恩消灾

大众，既是出家，以求出世，世法中所结的千生夙业，累代沉冤，都要忏除，从今消灭，后不复生，方能清楚那酬偿报对之苦。这一说，仍是下乘劣报所为，乃是逃冤负债之徒，怕死贪生之辈，志小无能之下士。此人心地不明，性天未现，只图眼下，不顾来生，我如今且把这一种的外道，对大众说一件来，知道知道。

有一道人半路出家，参访云游，遇见几个侣伴，同发下愿，结庵在山东牢山修行。后因兵乱，便同相下山，到河南王屋山下，住单打坐。六人一处，虽是同处，却又不同志愿，各人有个功夫。住了一年，去了三个。只剩下三人，重发心愿，共求出世。后来三人之中，先有一个坐化了，这两个越发有志气。继又坐化了一个，只存这一个独自孤修。打坐之时，入定中，魂游天台山，忽遇见后化的道友，二人甚喜。后化的说道：“遇得有缘，正要对你讲讲，你可将前年所发之愿，改这一改。我当日发愿修行，要忏除冤孽，以求解脱。谁知前日尘数尽时，到了三天门外，考对曹司，高声吩咐说：‘某人冤根尚存，劫数难逃，天榜无名，丹台无位，不得前进，可至云台山，三元都会府受职。’随即罡风灏气，将天门遮蔽，不见其处，我身竟至三元府。见三官大帝，将簿子一查，说：‘汝乃下乘小志旁门，妄想超脱，今姑念汝迷途无知，天台桐柏宫山神缺职，汝且到彼权署其事，待阴曹出缺，准汝实授。’我即哀求开示，以便阴修，三官帝慈颜吩咐曰：‘汝在蒲团上打坐时，意想未净，心念未空，不曾看透色身是空，性灵是实，不曾悟到空中不空。只知道千生冤孽忏除，累代怨仇消灭，出家之后，冤愆罪债，不复再生。就未尝深参澈悟，性灵中如何消灭怨仇，如何忏除冤孽。谁道你历劫积来冤孽，累世造下怨仇，就许你口中一说，心中一想，便能冤孽罪谴，随风摆脱了么？还须入门立志，学最上乘大根大器，普度为怀。夫上乘大器，凡心顿灭，其天地皆空，幻相成灰，斯人我一体，独有宿业沉冤，尝不能解，负财负命，岂可小看？所以古佛阿利王割截肢体，还偿夙孽，丝毫不挂，方证释迦牟尼。六祖大师，洗净沉冤，细微承受，方证西天大鉴。今汝志小根劣，不肯酬还冤负，只想逃脱苦恼，把色身认得太真，唯怕仇对来，受刑受打，受杀受痛，一心只图色身常快乐，这点怕偿私心，就是劣根，即为下乘了。夫冤根不空，复生劫后，孽因尚在，他生又遇，名为出家，实为逃苦。不能脱苦，劫劫缠绕，代代连绵，皆因始初愿力薄，而志量不宏。此生出家止名修福，不名修道，本当应入轮回，转胎洪福。只缘汝曾讽诵上帝法宝一百卷、弥罗宝号三年，心诚念切，列衔充正一

真人之职，该实授地府曹之爵。今缘汝在世，为斋主诵经，并不曾错人功课。至于受人财务，也已施散用去，理合加功，加那一阶。该册入选，充洞天山神副职，速去管理，阴加修炼，莫邈怠去。’我便恍然自悟，自悔志气不宏。始明因小则果小，愿大则报大。今已悔不及了，正要入你清净神悟境地来，对你讲说。只因各守职掌，不敢离山界而游。道友今来得正好，你可去重发志愿。凡有冤亲，不辞报复，一心不退，方能果大。若少存挂碍恐怖之心，便有逃脱之考，就你得了手，果位亦不能大也”。言毕不见。道人出静，自此方知是个独善其身的下乘外道，将来还是守山鬼。因急焚了草庵，背了蒲团瓢拐，更重新参悟心地上用功。忍一切辱，受一切苦，修一切行。驱除杂念，磨炼身心。发愿有冤结者，刀斧不避。将这血肉之身，视之有尽；将这性天之命，清净奉持。无挂无碍，不扰不惊。赤条条、光灼灼、圆陀陀、净裸裸、去来自在。有福不愿受福，有苦不辞受苦。赉此一志，又经多年。忽又一朝，静境中，见一道人，进参礼拜。视之，即前番初化之道友也。形容照旧，面目惭愧，不敢仰视。问其来由，原系受师中之邪道，不明中理，常以神气，注想丹田，久久功深，成一守尸鬼。其光只有尺许，只照自己一身形骸躯壳，一身之外，依然昏暗，不见一物。今因这道人入静，光大了，摄入这先亡的一道友，入其静境中来。少刻亦不见矣！只因这后来未亡的一个道人，越发解悟性理。原来命在性中，添一分解悟，则多一分光明；多一分光明，便多一分智慧；多一分智慧，便多一分福德；多一分福德，便高一分果位。于是出静。这位道士，自问六根扫荡，八识消融，五蕴皆空，七情斩断了，正具最后皈依常清常静大天尊。无奈父母生成，天地化育，凡躯气数，运限告终。至次日，到山下外护诸门说：“我今要别过列位，回首去也。”众人曰：“为何要这等速行。”道人曰：“我三业已偿，但少四恩未报，只得再生，了此一念。”言毕拱手，回向礼拜虚空，完即坐化了。

大众，你们听着，其道错正不同，其愿大小不一。这三个人，看其回首，果地品位，就大小不一般了。大众，志大者为大人，志小者为小人。夫志不大，则心不广。心不广，则量不宽。愿不普，量窄愿隘，知浅见隘，便所养之气不能浩然。气不浩然，只充塞得一个幻囊皮袋，不能充塞得太虚，位乎天地，贯乎日月，透入万类也。何得名为大哉至道耶。

大众，人生天地复载，日月照临，父母养育，君师教导谓之四恩，这四恩宏深无尽，不能答报，还堕落色身，五蕴灾苦，还未超脱，双修福慧，还难绵永。大众，今既皈依三宝门下了，灾苦何还不超脱？福慧是富贵安荣的欲海，古圣说：“爱河千尺浪，欲海万层波。”须到水干波尽，澄澈性源。你须悟古今人物，哪个不是同此性源，胎卵湿化，不有知觉，体认这物我同源，便是

报天，生生不息，广大慈悲，纳污忍辱，又哪个不是同此气魄，飞潜动植，赖之长养，便是报地。性地光明，性天圆朗。逢幽暗人，真言开示，指破迷途。遇昏溺者，度生说法，拨开障碍。便是报日报月。谨依师训，格遵国法，敬奉王章；不致越分，悖德乖常；守清规而遵教典，祝圣寿而保皇图。传诸后人，昌明正道。便是报君报师。身体受之父母，发肤不触秽污；消除人我之私，忤拔幽冥之苦；过去父母之劬劳，祝解多生之业结；现生眷属之辛苦，拜偿烦恼之愆尤；只愿尽此色身，孝无已日，不度父母，自不登真；恭敬一切人之父母，皆如我父母一般孝敬；复护一切人之子幼，皆似己身一般慈爱；俾七玄上举，三代高冲，便是报父母。

大众，此心若有障碍丝毫，如何见得三清上圣、玉帝至尊、三官四圣、五老七真？汝等今常分人我，惯发无明。心胸狭窄，一事不能忍。肚量浅小，一人不能容。不察来历，错误是非。荣则喜，辱则怒。志不笃厚，念不光明。心无涵容，身多逸怠。以小失为无关，以片片长即自恃。如何唤得报天报地报君报师报宗亲呢？

大众，你要报天地之恩须要明天地之道，体天地之心，通天地之理，达天地之德。暗室不欺，一切妄情俱斩尽；慧光普照，万般垢秽实能容。亏里吃亏，无一丝为我；苦中吃苦，绝万样偷心。功夫着实，境地光融。德重道高，鬼神钦服。神清慧发，物化人皈。上可感通帝座，下可役使雷霆。旱则祷雨润苍生，涝则祈晴消水厄。妖邪伏匿，魑魅逃亡。上祝金汤永固，圣寿无疆；下祝天下歌谣，万民乐业。这算能阐宗风，兴行道化。况我大众父母，怀胎十月，乳哺三年，辛苦万千，恩深罔极。及至长大，希望养老送终，门闾光大。君则宵衣旰食，六部九卿，分理宣化，除*抚字，遏恶止非，尊贤重德。师则震聋豁瞽，则地法天，三纲赖以明，五常赖以悉，善恶知分，人禽之别，德岂浅鲜乎哉？汝今在家既不能孝养父母，出仕又不能为国宣猷，衣则叨千门布施，食则赖万姓耕耘。唯是逐浪随波，终朝混混，游手游食，口里喃喃，不修道德，不依科戒。动则违条，神昏心散；登坛祝国，则鬼神不降；驱邪清疔，则灾疫不痊；符法不灵，祈禳空设。下劣的，遇阴遇涝，反有诃风骂雨，恨地怨天，乱走胡行，反有逆亲忤族，破律嗔人。大众，你们见牛马驴骡，猪羊犬豕，亦具五官六眼，阴阳牝牡，知觉灵性，只是于今，多这一口尚能言尔。咦！

尔时律师复示偈曰：“定慧双修戒律精，天堂地狱自分明。寸丝不挂光恒澈，万累消忘心便清。受命由天原不易，了生出死要心诚。旁门诡异多岐道，普劝同人悟正贞。四恩未报心惭愧，三业犹存道不成。欲报四恩先守戒，要消三业具修真。守戒自然行正道，修真究竟悟浮生。浮生既悟无常透，三业空时报四恩。避俗离家欲出尘，贪嗔痴着总难真。凡情尽处心方净，天性明时道

可亲。看破色身谁是实，洞观物事孰长生。丝毫不挂三心了，十戒全皈自在行。”

十三立志发愿

大众，自古圣贤仙佛，看破世情一切有为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便欲出世超凡，了悟生死，深入山林，忘身殒命，以求至道。

大众，你们只知圣贤仙佛之名，却不知圣贤仙佛之实；你们皆有要成圣贤佛之心，而确未立得圣贤仙佛之志；你们皆欲证圣贤仙佛之果，而确不修圣贤仙佛之因；你们总要到圣贤仙佛的地位，恰又不发圣贤仙佛之愿力。所以说得行不得，只因口明心不明。盖道之不明者，在乎不遇明道之人。而道之不行者，在乎不得行道之士。夫所以名称谓之道士者，何曾知道士之精微？所以号唤谓之全真者，那个行全真之实际？无怪乎孝门颓败，祖道凋零。你们今日既皈依三宝受持戒律，可谓得遇明道之人了。但要依我真言，去行那圣贤仙佛之事，方唤作行道之士。

大众，圣贤仙佛，未成道之先，也与你们一般的是个凡夫，不曾多只眼睛添着只手。只因他能立志，要求出世之法，明生死之机。这个志气，便与凡夫高明百倍，广大万分。身子虽系凡夫，心念已具圣体了。但圣人，不是空空的口里说要出世，他便真真的心里存着，行那出世的事来。所以唤作有大雄力，存大悲心。大丈夫，天人师，总是个立志来的不凡。所以行事，行得不小。轰轰烈烈，慧剑横肩，竖起眉毛飞闪电；威威赫赫，戒刀齐颈，睁开眼目动雷霆。外道心寒，悉皆远遁；邪风胆颤，总愿皈依。高登九品莲台，直上法王宝座。口出语言音响，闻者皆是洁净法音。使一切天人，醍醐灌顶。身出梵炁妙香，见者皆得普蒙解脱。使无鞅数众，酥酪成河。得道之后，大志已遂，又发大愿，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。不愿自度，惟愿度人。以自度之法，普度众生。而不以自度之心，而责众生。以百姓之心为心。百姓，即众生之别名也。众生即我之同类也。以同类之法，救同类之人。不度众生，不愿成道。清静经云：“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，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”

大众，圣贤仙佛，不异于人。这不同处，只在公私两字，圣人只是公平正大，为人不为己；凡夫只是偏邪私假，为己不为人。圣人只是清明沉静，凡夫便是浊暗浮躁。圣人只是内用刚以制身，外有柔以服人；凡夫便是内用柔以恕己，外用刚以责人。圣人常恐自己有非，凡夫唯责他人之过。圣人越任事处，常细心为；凡夫越担险事，粗心过大。圣人未曾有死，先明死后之机，凡夫死在目前，尚且只图生计。圣人要出世法，将世法炼心，为人子则尽孝，为人臣则尽忠；凡夫不但不知出世法，连世间的法尚且不知，那里知道忠于君，孝于亲。可怜这昏迷不悟的众人，既不知世法，又不知出世法。终日醉生梦死

，虚生浪死，朝生夕死，偷生怕死，盲生瞎死。把一点的真灵性理，没在臭皮囊内，万劫漂沦，不知颠倒，翻来复去，换面改头，轮回不已，不知何时才得出头耶。

大众，既已受了戒，便是出了头也。出了头，便可出得苦。出得苦，便可出得世了。大众，要出苦，先受苦。不受苦，难出苦。须要依那圣贤仙佛的实话，不要图那圣贤仙佛的虚名。须要立起圣贤仙佛之志，不要空说圣贤仙佛之果，须要种下圣贤仙佛之根，自然有那圣贤仙佛之报，须要积下圣贤仙佛之德，自然得那圣贤仙佛之道，须要行出圣贤仙佛之事，自然证那圣贤仙佛之位。若是行不顾言，言过其实，就是不长进的凡夫。妄想圣贤仙佛之道，岂是这等没志气的人行得么？

大众呀！须要立下大志发下大愿，方能出世也。即说偈曰：“戒子志心听我说，立志能将生死脱。先须受苦制身心，苦尽甜来死复活。自心立志除尘埃，出世凡情逆转来。倒拈斗柄巍巍立，不动真空白玉台。不愿有为成外道，不愿无为迷异教。不无不有愿中和，非有非无修觉照。立志不随境界转，境界险危心不乱。能将心法转境界，智慧天开光遍满。立志不随世物移，被他移动施真机。威权一失魔头手，轮转由他悔已迟。立志不为事理障，执滞存留牵着相。理明事澈障成空，解脱真空消幻妄。立志不随耳听声，耳根内听见宗真。精防耳泄迷真性，忍辱先须塞耳听。立志不随目视色，含光内照生虚白。睛防光泄荡元神，眼不见时心主一。立志不随口出言，合道希言归自然。说法无声说法竟，无说无言气自绵。立志不随舌尝味，害命杀生神鬼忌。金浆玉液醴泉馨，神水津津甘露沁。立志不随鼻臭香，人心动念坏真常。自从解脱天香后，各有心香献上苍。立志不随身乱动，常守威仪绝怠惰。不孝污浊败灵根，道体端严恭敬座。立志不随心忤物，动怒生嗔没来历。降伏其心顺理行，和气溶溶神畅悦。立志不随意改变，诚意贞当时刻念。心无二念意无他，慎独诚存归一愿。立志不随爱缘牵，爱缘牵绊索绳缠。须把爱缘根掘断，斩尽萌芽上法船。立志不随狂劣友，劣友狂徒心不久。退人道念丧真心，败教如何同伴走。立志不被盲师误，六根六尘心不住。不依一法见真机，外道旁门身不度。立志先受初真戒，十戒能持心不坏。降心守律不迷真，四大威仪勤不懈。立志进受中极戒，密行微动观自在。色身解脱成法身，了证三身超劫外。立志报恩心念切，四大恩深须了结。能将身命报深恩，孝子忠臣天地悦。立志修真先去假，不敢推聋并学哑。真心实意不欺瞒，些须假便驴牛马。立志断除杀盗淫，酒色财气贪痴嗔。六欲七情三毒也，永绝重生迷自心。立志不修中下乘，不离福报报有尽。大乘清静解脱道，最上一乘志愿成。立志苦修心不退，灭却千愆并万罪。性明智慧福无涯，大德巍巍天地位。

立志皈依戒定慧，无上法门无障碍。无遮无蔽大光明，无垢无净无怖畏。无生无死出世法，无灭无增无对代。无相无为无品载，无极无尊无上贵。超离三界达三清，梵炁弥罗登宝位。立志皈依元始尊，道经师宝鉴臣心。臣心立志超尘劫，了悟身心不转轮。志心发愿愿我等，从今立志除虚诞。愿将身命付虚空，心念真如空假妄。愿学最上一乘道，愿心不着一切相。六根清静六尘空，谨奉帝经先断障。愿消情识悟真宗，不将至宝随魔转。愿将心命等虚无，不令性命抛流浪。愿明生死超世界，法界宽洪法身大。法身圆满法界空，法界真空大无碍。愿度自身出生死，自度度人无彼此。唯愿普度一切人，一切众生如自己。愿心坚固得圆满，愿得真机能逆转。刀斧伤身身不辞，水火漂梵心不软。三灾八难并五苦，但愿担承休逆忤。愿力虽穷志不摧，一切天魔难隔阻。阳九百六劫难逃，身坏形亡愿不抛。石烂海干心不败，志愿金刚定慧牢。设使沉沦无间狱，定孽不辞无退缩。愿将自造恶孽因，忍辱苦心受满足。愿明无始沉迷性，愿入无漏常静定。愿将肝胆济三涂，愿入无遮大明镜。愿将悲念救众生，愿化良医疗世病。愿于苦海驾慈航，愿度众生出幻境。天地万物一切真，元始祖炁一切神。圣贤仙佛一切诚，普劝大众一切身，同随解脱出凡尘。”

大众，那立的苦志，发的大愿，于今一一吩咐，行行叮嘱。汝等典道化的高徒，阐宗风的仙子，续道脉的灵童，破天关的道士。十洲三岛，均皆听见，均已知闻。各各寻思，早早打点一个修得的志愿便是便宜。咄！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身。光阴如箭，日月如梭，你们自出家以至于今，耽延岁月，捱误年光，头发如霜，皮肤纹皱，齿牙渐落，筋硬皮宽。噯！骨软，则是不能远行；血耗，则力不能持重。精枯肾败，则两目昏花；神倦心狂，则一灵不定。魂消魄壮，则两耳垂听；胃强脾弱，则饭食渐衰。大众，要知此身原是幻的，任凭坚强，总有死的日子，只是迟早不同。似这耳聋目暗舌口干，牙落齿摇，腰疼背曲，法白鬓焦，筋骨硬了，手足痹了，志气短了，心灰念冷，都是阎王送下的邀帖，恭候早临。你们休得只顾老婆心肠，豆腐生意，矮子见识，畜生痴迷，只顾目下，不顾来生。假如今日时，鬼来勾你，你亦不舍忍，只得要去。难叫你是道人，出家脱俗，躲得过，避得了么？何不细看透，早早解脱了罢。监行一着，撒手便行，方见得是个大丈夫，奇男子。立志气，有手段，出家修行。不然，应怯怯的神思，软撇撇的面目。四大之风火地水，各自在奔投，一生之视听聪明，大家分散。唧唧啾啾，飘飘荡荡，悠悠扬扬，沉下地狱里去了。哼噯呀！大众，修行不立志，却似傀儡戏，锣鼓一场完，看你何处去。立志方能出世间，若无志愿万分难。惟能立志修真道，大力神能不等闲。

十四印证效验

诸子，要修清静无为自在的妙道，须要有志向，做那自在的。若自在行得

去则自然之道，也就在其中。假如自在上行不去的，其人就能自然了么？连世事不能做全，怎么能自在乎？仙师有云：“欲修仙道，先修人道。人道未修，仙道远矣。”儒门曰：“先齐家，而后可以治国。”齐家犹人道，治国犹仙道。家不能治，岂能治国乎？释氏曰：“须尽凡心，别无圣解。”这凡心乃三纲五常之理，如依此行完，即人道全，而修仙不难矣。虽不能成圣成真成佛，也容易的了。

如何进修仙道呢？诸子，你们自入玄门，学做道士，拜师传诀，便去打坐静心，自谓凡世人道已尽矣，将来仙道指日可期。岂知自己待师的恭敬之心，全未尽得，所传口诀，正旁莫辨，就要劈空下手。才下手，便求效验。坐没三日两日，见没有光景，就撒下。又去拜个师父，得了两句说话，又去坐。这一点求道的心，又不上两三日，又图效验，连念头也捉不止的。这等心迷智浅，枉自薄薄的修为，千思万想，神不能安，只算做梦一般。坐上二三十年来，还是一个凡夫。死到头来，尚不自知。可惜了虚度时光，空延岁月，水中捞月，镜里攀花，看得容易了。那有现成仙人之理？可怜你们盲师搬弄，外道欺瞒，我也不再宣。唯劝你们只将戒行精严一章，立志报恩等事，番复参详，先正了念头，除去了烦恼无明等心。一心向道，皈依三宝，口诵真经，依律行持，在十方堂坐下一百日，外相庄严，色身稳重，诸事不乱，身体端正。然后动行礼拜，启请真师，发愿不学中下二乘，志心皈命，愿闻无上至真大乘清静解脱自然之妙道，了悟生死，永出轮回，方可来受初真十戒。大众，如何如是，道以变化气质为先？得闻道后，方可上蒲团冥心息念，绝虑忘情，心地用功，全抛世事。把那转受中极三百大戒，细细参悟，了澈精通，方知大事因缘，只在身中，不在心外。密地参悟真切，妙行圆满，印证虚无自然，百尺竿头，又有进步。不得扭曲作直，无知强辨。认得几处道场，或得了一个庵庙，收了一两个徒弟，自己便心满意足，骄傲起来，不把那戒定慧放在心里。并不效法那律长戒师，威仪严密，又不与同门侣伴和同。瞎字不识，半窍不通，人还不曾变全，妄自尊大，向人说，我们是上乘的功夫。拏（同拿）把扇子，写了几句丹语。挂个袋儿，装上几部丹经。葫芦弄得许多，搜寻许多草头放在内，卖骗俗人银子，只称异人传授海上丹方，取得银来，买酒买肉。满口狂言，脉理阴阳，全然不达，胡乱拾着几个方子，假说立功。

终日晓晓，谈天说地，东走西跑，寻衣觅食。败坏太上的法数，玷辱全真的声名。毁律之徒，破戒之士，罪孽种子，将来恶贯满盈，自有天曹责司，永堕地狱，可哀可痛哉！再有一等，才入道门，志小愿窄，只要打坐偷安，不肯降心伏气，割爱绝情，只就拖泥带水，着相存心。只管望功夫效验，运气搬精，立窍昏迷，认贼为子久久不悟。不肯虚心求证，观访参详，积至幻熟，致不

可救，多有自伤自命，堕落轮回。把无极大道，当作血肉团中之物，把识神认作元神，随他而转，如何能了得生死么？

诸子，你们切要记我语，把这些旁门左道，邪法岐支，一切急早扫去，放胆撇开。将身心意，磨练于天命性中。切勿贪图眼前效验，只要心上参悟，有志把这条心，一直行去，即铜墙铁壁，也要冲开，自然有个出头的日子，果熟蒂落时刻，心灵恍然大悟，通天澈地了。若福薄缘浅，须要积德累功，勇猛精进。或一世不悟，来生自悟，来生不悟，使千生万世，却少不得一悟。立下这个志愿，悟道之心劫劫不退，定然是个大悲大愿的贤哲，毕竟成道。然而洪福易修，清福难修。你们有志去做出世的道，是正道，不是那有思烹练，求长生不死的外道。那乃万代千秋，一个看山守尸之鬼。这无极清静正道，是毋期速效，不求近功，不定三年九载，只以见性为主。效验日日有，时时变，津润口香，手足坚实，头生圆象，脑启天门，腹内火蒸，浑身骨响，然这是中下修功，须要步步节节归入道体。盖道本至虚，体本至无，故为无极，若功失所归，而以现得为得，便是旁门外道，所以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者也。至于拘名执象，安甚护，立甚鼎，子时升铅，午时降汞，进阳火，退阴符，按卦行功，依时取验，不识返还道体者，都是下乘小道。若夫清静无为，乃是自然还返之妙道，与此大不相同。假如皇经，发心立志，矢愿超凡，这一初心，便是玉女放香了。心香才放，便有回生六道，闻此香者，普得开度。这此放香，便是功夫，这此闻香，便是效应了。又如玉帝放光，就将一切诸天诸地，无极世界，都摄入光中，如无边明镜，互相容入，便是效应了。又如断障是功夫，十七光、三十种功德，便是效应了。功德品，报应品，便是诵经人的罪福效应了。如你们先是轻浮躁妄的人，口不住，都是胡言；手不停，只是多忙；脚不止，只是瞎走；坐不止，只是歪斜；睡不安，身多反复；两眼周张，东看看，西望望，走将来，一阵风，不像修道的行径。好如未穿鼻的牛，无笼头的马，不遵道路中正而走。如今受戒穿氅（chang-3大衣）带巾，托钵着鞋，身子装了一个全真的样子，跟人学事，听言见样，把从前粗鲁慌忙之状，学做从容礼道之人，这是持戒功夫。变化气质，改为道貌，使人一见起敬，这便是持戒的外相了。若能持妙行，精思合道，只求明心见性，不图效应，只愁功夫不到，不愁效应不来，自然大候熟时一悟到底。若是行持不密，只是两念三心，间断疑惑，心不真则神不灵，念不纯则气不聚，神游气浮，心念不切，效应从何而来？你们今日，既有大志，要脱轮回，且把量放开些，功夫着紧，效应放后，就妙了。譬如良医下药，务在中和，庸医下药，多求速效，不顾本源，只图见效早，见了近效，毕竟伤了元气，本元一时不复，恒多变症，病人不知，后悔无及。

大众，若果朝朝夜夜，按律行持，依科修奉，时时提起，刻刻推求，何愁不效。然虽有些胸中扩落，眼界澄清，还须游志降心，亲近有德，就证高明。万不可着了了我相，忘了人相；又不可着了人相，忘了我相。两心不起，四相皆空，自有德福效应在后。

大众，那修道全凭一点心，心真念切道相亲。若然了念心虚静，何处功夫不得灵。心要冷，念要灰，冷灰爆出豆（同豆）巍巍。真火炁，能照物，太阳天上放光辉。戒行功夫密密持，定中效验慧光知。内中黍米包天地，说与旁人即是痴。诸子留心听法言，粗心浮气怎成仙。速依戒律修功行，志坚心笃斩意念。潜修密密山中坐，闭转山门心不粗。四相皆空心又静，两心不起道和通。今把天机泄与君，见功只在用功心。勤功苦行多灵验，刻刻时时密又深。心中内静自家思，不许旁人半点知。自心境界多休着，方是心头大悟时。痴猫守窟动无明，妄想胎圆产圣婴。金公何日骑苍虎，木母谁家跨白龙。顶现三华光灼灼，身藏五气兀腾腾。可怜不识真消息，闭塞灵台性不通。语君莫谤戒门低，戒是无为入道基。浪里撑来超海筏，空中竖起上天梯。莫夸自己生骄慢，莫谤他人辨是非。你不受时由得你，何须障碍动人疑。口头赞叹心头喜，方是兴玄护教人。若生毁谤招天谴，因果从来的真。咄！放着好人勿做，放着好话勿说，放着大道不修，只要弄巧成拙，不从戒定修行，怎得太上衣钵？不从福慧双修，怎得身心解脱？不明道理胡行，怎得拨开机括？不除障碍无明，怎得心量开阔？多罪不如少罪，乱说不如不说。至道不同外道，容尔轻谈弄舌。到处口诀卖钱，罪福高低明白。若是迷而不悟，将来有死无活。转身就是猪羊，业报被人屠割。难逃天地幽明，五腊三元考察。须知日月阴阳，不是胡涂墨黑。自然昭见这人迷，大众心知莫谤非。重重哀悯慈悲劝，三千大戒早皈依。心无障碍是非空，坐卧行持处处通。孽火从今虚焰化，夜光报导法堂红。戒定慧中生解脱，守戒志诚亲越历。

若疑戒律讹流传，天厌自当招拔舌。学人开悟无疑惑，不停浮云风卷澈。劫外逍遥自在行，恍然斩断闲藤葛。依科奉修礼天尊，口不扬声头不倾。内外一种神不忒，虽是凡身道已成。道成非易亦非难，戒持戒纵在心间。生死死生出戒定，既皈休忽戒为顽。

十五保命延生

诸子，贫道前日上座之时，频频的参劝你们，都要发勇猛，立大誓愿，惟求早明生死，不可小了志气，学那贪生怕死二乘道。今日反又说个保命延生的心法，岂非两舌妄言，迷惑众生了么？诸子，我所说的保命延生之心法，却非执着形骸，单言精气，叫你们保那后天的寿命，延这现在之浮生也。今所说保命者，乃天命之谓性，乃保守上天所以畀赋之命，居易以俟之也。所谓天命之

谓性，释家之慧命，道门之本命星也。这个命字，乃死而不亡之寿。又《金刚云》：“何得长寿，金刚不坏身。”又天命不二，修身心俟之。又穷理尽性以致于命，立命之要理也。所说延长，不是祛病延年，长生不死。乃是万劫不坏真性，亘古长存之法身，化育群生之体像，非常体也。若指皮囊，修养起来，亦多活几年，不过死得迟些罢了，总非真道。我今指此修而保命者，一天地而齐万物。天地虽有动变，而我本性无有动变。万物都有终穷，而我本性无有终穷。天地万物皆有劫运往来，元会运世，而我之湛然真常，虚灵不昧，超然象外，无毁渝变迁。所保之命，年延之生者此也。即所谓天理流行生生不息之真常道也。

这一节，皆是万不得已而透出心言。若明眼之士，悟澈玄座说法，寂然无声，便就是知得此中之消息了。大道无边，包含天地，无处可遗，无时不在，无物不有，无所不该，日用寻常，头头是道。眼见耳闻，行住坐卧，食息进退，穿衣吃饭，阴晴寒暑，头头是道。怎奈尔等物蔽气拘，日用不知。所谓虚无之内昭昭应，影响之前步步迷。今者，我仗三教之祖师，饶普度之慈心，兴利生之悲愿，是以我不得不向诸子多舌了。故我普告众生，更无二法，若有二法，即非大乘正觉之道了。你们这一点灵性，更是慧命之别名，本来一物；这慧命便是道体之假名，原出一家。只因同出而异，所以涵三而泡一。这慧命时时出现，你们不见其形；刻刻潜藏，你们不知其所；日日说法，你们不闻其声。你们岂不是对灯觅火，骑牛觅牛的痴人么？

诸子，何教你们要保他？我恐你们不识这慧，便是灵宝。深知你们，动不动便违拗他，不是见性的老修行，知意的老道长。且你们见他，也不用他。就有个用他之时，也不能大用。这点命去了之时，便是元始天尊离法座，轩辕黄帝失玄珠，铁老祖师遗拐杖，通玄张果少青驴。有口难言，空摸鼻孔，有心无窍，欠少玲珑，闇昧中去了。今我所以副元始说法之圣心，仰体邱祖好生之大德，为汝等醒醐如是，急急去参出个保命延生之妙理来。你们岂不闻《太上洞玄灵宝消灾护命妙经》么？诸子等既能转悟此经，即能续慧命于无穷，生生不息了。若顺口念经名为供奉，非转悟也。供奉之人，随念随去，不能细味。经不云：“汝等众生，从无始以来，心为形役，念逐境移。唯是恋爱情迷，了无休息，漂浪于爱河，沉沦于欲海，执着幻形有象，昧了本来面目。道本无形，执为有形；道本不空，执着为空。空色迷为，有无颠倒，究不能自明。岂能脱离生死之途，跳出轮回之业么？若有知空不空，知色不色，不着空见，离诸疑漏者，此人便能清静六根，断除障碍了。这乃是吾门之宗旨，当说法以付之，经名曰：护命俾得法，普渡众生，传教世间，流通读诵。有能读诵而传之者，其人便有飞天神王，破邪金刚，护法灵童，救苦真人，金睛猛兽，各亿万众

，护卫此经，使众各各离此诸染”。

大众呀！色身岂会知空不空，知色不色，识无空法，洞观无碍，入众妙门？所以我与汝先说明经中妙谛，护大众之慧命也。上祖慈悲，唯恐诸子认色身为真身，但要不无中无，不色中色，不有中有，不空中空，被这血肉幻假的色身使唤，搬弄得无有休息，迷了真宗，失了慧宝。所以此经，诸子各各保护灵根，培植元本，本固而道生矣。君子乐天，所以保命；夭寿不二，便是延生。君子事天，所以慧命长，故尔生生不息，化育流通，证金刚不坏之体，成真常无漏之法身矣。

大众呀，三洞四府经录，五千三百真文。只指延生保命，方能出劫超尘。着相即非保命，真空即是延生。慧性不离慧命，慧光即是慧灯。若要慧光常照，慧命须定长存。常存不离静定，灯光自得常明。悟真如灯常照，自照善度群生。光实无光可睹，明实非明可名。只是命中原有，慧开假说光明。色空世间生死，空色保命延生。延生即超劫外，超劫何死何名。众生只缘迷慧，生生劫劫漂沉。慧灯慧光普照，你等速悟戒因。试拈保延妙法，静空宣指诸君。诸子呀，诸子！经云：“用之不可见，则命可保；见之不可用，则生可延，惟灭动心，不灭照心，则生可延；但灭住心，须凝空心，则命可保。能延生，则慧命不断，而大药成；能保命，则无生可证，而大丹就”。“惟命不于常，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”。“受命于天，顾天之明命，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”。俱是保延之实理，是谓立命之大道也。诸子，汝等能悟到这里，尽得这妙，我今不吝至宝，倾囊倒橐，直泄玄机，有偈四句，大众细参，曰：“命短命长原有命，生来生去本无生。延保不须求甚法，法归无法法王城”。

碧苑坛经下卷

十六阐教宏道

诸生，贫道昨日上座所讲之道，虽曰道体无为，法身实际，但要知得道体不离常体之外，法身即在色身之中。色身坚固，是外相有为功德之所庄严；法身清静，是内相无为功德之所庄严。内外双清，两者既悟，则神明解脱，无上最上不坏真空，大光明，大圆满，无能胜，万神朝礼，役使雷霆，三界侍卫，五帝司迎，洞慧交澈了也。这又非有为功德之所熏修的。诸生，固精养气，则气住精凝。自息火回风，则精化为气，熏蒸四大，和合万神。真火无烟则气清，神水不漏则神静。气清则化神，神静则合虚。虚极静笃，则元真复，而九还七返，复命归根。归根即命立而真性存。真性存则道体彰。道体彰则法身现。诸生，此自有为中修无为之道体，自无用中修有用之法身。色身有寿命，法身有慧命。寿命由天不由己，故色身有轮回生死，劫运循环；慧命由我不由天，故法身威权自在，解脱无碍。诸生，色身之寿命有限，定业难逃，天要

使死，不得不死。法身之慧命无穷，神通广大，永证无生，方得长生了。诸生，色身纵留万年，止名为妖，不名为道。法身去来常在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至圣之真言也。法身死而不亡，故名长寿。色身死而复死，故为无常。诸生若悟得法身，则能使那短命无常之人，俱可为长寿矣。若执着色身为相，反使那无量长寿而落轮回了也。总诀一言，乃把色身看破，万虑皆空，真诚精修，一尘不染，莫使法身破色身裹住，只使色身看破，把法身度脱，岂非**大转，道运兴行么？今乃所讲阐孝宏道，全仗**常转。要使祖道重辉，若不指明众生法身，谁来覆护呢？所谓教不宏则道不明，道不明则法不能行，法不能行，则道不能宏了。至圣有云：“人能宏道，非道宏人。”只要你们各认取宏道之人，行取那宏道之法，讲出那明道之机，何愁道脉不兴，祖风衰落哉！

余幼时少学，书未博读，不通儒释，呆呆参访道学，云游方内数十年，务欲穷源。所参者，参自己之良知；所问者，问本来之慧性而已。内参既久，则良知独露于丹台；内问既深，则慧性生白于虚室。内有主人，何妨接宾应客；内有真宗，故欲阐教宏道。诸生，余不敏于文，有惭于三洞瑶函。少读丹经，无从钞真仙宝诀。因余性好懒，爱闲喜静，常参慧命，深入希夷，抛开万事，独抱真元，哪里有功夫读儒书看丹经。所以直到如今，诸不能文，口拙言钝，将这至大真言，至秘玄机，粗粗俗俗直言说些未泄的密语，与你们听听。然而，道本无言，何须说法？经原无学，何必开堂？教尚无为，何苦多事？这个道，人人有分，不可须臾离也。不拘在俗在道，亦可悟，亦可参，何必脱俗出家，访师觅友。只为这生死一事，心头不了，所以饥餐觅食，东西驰逸，海角天涯求个复命归根之法。幸而有那玉清上清太清，授经说法立教开坛，阐扬传钵，派演于今。所有那儒门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，受授圣经之秘，发明心法之要。再那《金刚经》、《楞严经》、《心经》、乃释氏真谛，静身脱欲之玄奥。三教所同，唯为性命一道，都是慈悲度厄，救苦济生之心法。今有我，乃叨列邱祖门下，依例而行，宣传法宝，受授阐扬而已。诸生，我乃一介凡夫，不会神通，单知平常日用的功夫，教人开悟，不过是为道门中持行守戒的人。不比那卖诀化缘，游手好闲，白口吃饭，白手着衣，安能明得生死之辈。所以我只把自己的精神奋发起来，为普度之计。上则兴教相，下则利群生。原系为众生，不是为己。

我龙门乃始于元朝邱祖，兴玄阐化，到今四百年来，高人罕见，志士难逢。今我道末，不期于三十年心奉持戒，守律循规，参访求真，天从志愿，王屋逢师，九宫受法，二十多年。天开道运，欣遇皇朝，得逢盛世，绅宦好善，士商乐施，同志有缘，皈修遇时，因在都中开坛设戒。寒暑八度，风动千真，羽俗有缘，莫不皈依戒定，直入清虚妙道。贫道唯凭这一点灵机，真诚默运，感

动天恩，得真际遇，僭登法座，妄作律师而已。至于大阐玄门，普宏道场，贫道之至素愿也。诸生不可信那疑诮作孽的话，死守蒲团，闭喉咬齿，假装道相，久后自误。若是此等人，口说常应常静。应什么？连自己的性命难顾，怎能顾得上他人性命哉！

尔等须听着，“戒律经文出《道藏》，依科传戒非虚妄。只因阐教度群生，愿尔迷徒休毁谤。劝同人，开肚量，忍辱修真宏教相。定慧双修福德深，普度众生离苦洋。受戒生，先断障，障若除兮光明亮。何愁慧性少光辉，只虑光芒万万丈。韬焰保命慧方长，不住延生离幻相。抱纯养素学无为，慧命延长归浩荡。若是拘拘图色身，不知身死孰长生。不肯度人唯自了，那得仙师度我们。现成衣，自在饭，一口一身谁备办。米邱面山怎得消，滴水洪波阿鼻喊。哄人供养图安逸，暖衣饱饭并不渴。巧语花言道已成，飞升度汝相携挈。外护闻言供更勤，蚩蚩指望水中金。几个凡人能自悟，谁年谁月便飞升。慧悟之人无嫉妒，静则无为先自度。动时宏道度同人，万语千言唯一悟。唯一悟，缘普度，普度心虔坚且固。道宏教阐祖风扬，解脱真空心性和。”

十七济度人生

诸子，我所说阐教宏道，原非为己，亦不为教，只为着体道法天，济度众生。昔三教圣人，若不为众生，何得立教传经，宣坛显实，曲垂方便，费尽仁心耶？

诸子，儒门是至圣先师。德参太极，道集大成；毋固毋必，毋我毋人；删书定乐，赞易执礼；在在行春秋之化，方方阐孝义之经；道传曾孟，一肩重任；为万世之儒师，作生民之教主。若非曾孟受授于周朝，程朱阐守于宋代，安有今日哉？

释氏自西方释迦牟尼佛祖，雪山苦行，弃国辞家，降伏身心，功圆行满；五蕴皆空，六根清静；显诸妙相，化现十方。至汉明帝，金人入梦，白马西来，传五千四十八卷，金刚般若真经，教流东土，名号如来，法传六祖，崇尊梵刹金仙，大乘慈悲至尊。若非我佛传经，那能今日咸崇金身罗汉哉？

道乃三清立极，荡荡难名，巍巍莫测。经文妙秘，圣圣相传。现身说法，历劫摩心。度人于苦海，救世于历朝。是三官传授，五极开坛。纯阳吕祖，掌三教之师，判五雷之令，方方显迹，外外开玄，大慈大悲，大仁大孝，忘却功名，留行香火。传我邱祖，勤道存仁，拜丹书于凤阙；开宗传戒，兴清律于龙门。千辛万苦，誓愿度人。号尊长春真君，累崇明应天尊。照诸法界，均沾洪恩。行功立德，种种神通，只为济度众生，同臻大道。

诸子，济度者必须苦苦切切，先度自己，然后度人。如今教相不行，玄隐宗门者，正是这里不曾除得大病也。为何大道不行，教门衰薄？诸子，只因本

教全真“不能度己，只要度人”，这八个字的大罪根，自坏全真教相的公案也。诸子，你阐教的，自己不能依教奉行，先要劝人依教奉行，谁肯信服呢？怎见得全真不能度己，诸子嘎！度众生者，度自己之众生也。自己这众生是什么呀？诸子，杂念妄想，自己本心中之众生也。全真腹内，有八万四千妄想杂念，即是有八万四千众生。一日之内，二六时中，身座蒲团，心游世上，这个妄心才灭，那个妄念又来。七情不息，六欲勾留；三毒牵缠，八识颠倒。如浮云掩日，东去西来；狂浪因风，西驰东荡。终朝日夜，何曾静得一时；累月经年，未能定得一念。不但坐在蒲团，就走在道路，至于梦寐，那刻撇去妄心，把持正念？心不休则身不度，念不一则道不明。所以全真门内，必须要止念休心，方才能得天心出现，慧光发露。大众，全真若此，便可称同志了。所以说先度己，方好去度化众人不迟。

那度己如何呢？刚烈、勇猛、精进、舍除、布施、高明、谦逊、解脱、自然。诸子，你们却须要用志不分，凝神澄虑。同志有机缘的，倾心听我，一一指那九件道要。

咦，何谓刚烈？这出世法与世法本来相反，顺逆不同，方圆不合。出世法要在法身用功，就要把世间的幻相，色身的幻想两般先看假了，子女妻孥，恩情斩断，功名富有，味美裘马，留恋葛藤，一心跳出迷局，洁志不浮灵宝，是曰刚烈。一曰降魔杵，又曰斩妖台。

何谓勇猛？优柔不断，游思或往来；把柄脱离，光明或开蔽。心不同于秋月，皎皎常明；神不登于朝霞，煌煌反照。迟延懈怠，逐浪随波；玩忽优悠，朝三暮四。不能得胸襟一朝廓落，眼光立地澄清。心上加功，全抛身世；道中苦行，摧却邪魔。将这个无常迅速生死之事，昏迷不究。钻通铁壁铜墙，悟这是天堂地狱。诸子，所以刚烈之后，又要添加勇猛。

何谓精进？是这刚烈乃割断恩仇，修心立命。这勇猛是降伏散乱，整访游移，神明镇定。更精进者，何也？这学者参求生死，此身未有之前，你在何处。此身死殁之后，你向何方？世间天地万物，日用平常，无不是道。眼之所见，耳之所闻，无一物不在道中，无一物能出道外。物有本末，即是物之生死；事有始终，即是事之生死。若是用心参悟，苦志精搜，能明物之本末，则能明身之生死；能明事之终始，则能明心之起灭了。从事物上，细细体贴，实实理会，自一物以至万物，自一事以至万事，无不明其生死之机，起灭之理。则本末、生死、起灭，都成一贯功夫，到此方能于道相近了。然后冥心大道，微细追求，洞明幽隐，晓会玄机，默识天心，密通宗旨，能使我这一点虚灵不昧，进透源流，应万物而不迷，理万事而不惑。若是不肯精进，自懈自怠，则是自暴自弃，甘为下鬼，无志真修。纵是趺坐百年，延生千载，终归无常，仍落

轮回。

何谓舍除，乃舍去以前粗俗，除尽旁门外道，从此新行，一诚向上。这一点的虚灵不昧真宗，是谓元元至宝，千变万化，无有定体。触物遇事，用各不同，应各不一。头头见影，刻刻迷踪。率妙灵机，层层参悟进去，再难透顶穷玄。动而愈出，取之无穷，用之不歇。悟者自得，昧者远隔。因恐尔等既能有悟一二分之理，即能守之再悟，不可舍之另悟，便是无常了。须将有常不变之灵机，转那无常有变之事物，则理明性见，舍旧取新，一层层钻将进去一步步至高头。若不到卓然独立，哪能洞达深机，烛照生死，超然出世之外，脱万劫之疑根哉？

何谓布施，如昨日之悟机，从前之妙理，所悟所得，或布施于众生，或归藏于黍米，不可存留，混我灵台。所谓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即此现在心亦不可得。在这不可得之中更寻出个自得之妙来，则智光圆满矣。如以财布施，名为修福。以法布施，名为修慧。财物布施，有个了尽。我这说法，布施无穷。以财布施，能济人之世法，养色身之衣食，作外相之庄严。财物能尽，则依然赤手空拳。我这以法布施，入世法也可行，出世法也可行。再以法布施，能开人迷窍，提拔灵根。然以财布施，非世上之财可布施。凡夫养生救人，济急扶危，捍灾御患，福国康民，动静水火，消灾解厄，种种代天宣化，御役阴阳，通天澈地，无量无边之妙力，此财者才也，即南洋大士观世音菩萨之童子善才也。咦，你们知道，欲求天上宝，需用世间财。此世间财，非世上之凡财，此财乃自度人之法财，名曰神宝，故能感得天宝。日用也者，以法布施云尔。得能悟此者，即为万劫先天智慧高人矣。

何谓高明，既能布施妙法，开度众生，必须见识真高明，智慧真通澈方好。这天地万物，莫不有此灵性。我若以法为法，是为执法。执法为法，乃是死法，不名活法，即是见识不高明。所以我若将自己所用之法以去教人，将板定之理去应物，则是死法呆机。即为钉椿摇橹，胶柱鼓瑟了。须得不以我法为是，人法为非，正大光明，随时开导，见机而动，委曲宣扬。若度圆用方，则不能旋转。度愚以智，便不合机宜。须定见愚人，说愚人之法，使愚人明白通晓，量愚人行得去得，慢慢可会悟。若对智者，如愚人之法，亦不为合机。须要人我兼通，雅俗共赏，圆融活泼，智者见之为智，仁者见之为仁。淤塞可通，动感可定。疑者解，鲁者睿，聋者闻，盲者见，方称高明。堪任济施之领袖也。

何谓谦逊？真修到此，遇明眼之人，智大心空，一切身外之物，一应世界之事，空空空了。上撼天关，下摇地轴；超出人世，神入虚无。哪里还有个众生在面前呢？自古到今，二乘菩萨，下乘仙子，总受了这个病。病入膏肓，总不知觉。所以唤作小乘劣根，旁门外教，邪道魔法了。若如此，殊不知

无定体，神化不测，是岂你限量得定，拏捉得住的。有限之物，如何便妄自尊称起来呢？你岂不闻太上不敢为天下先？不为福先，不自伐其功，不自见其道。进以退为主，高以卑为基。外其身而身存，后其身而身先，人皆争先，我独退后。上德不德，上士无争。视我不见，不自大，不自尊，不自强。既以与人己愈有，既以益人己愈多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，所以越到高明之地步，越行卑退之功夫。谦逊仁柔，以存厚道。一则普行慈慧，一则保蓄光芒。国之利器，不可示人，我不去服人，人自然服我。到此时，那解脱道理，不可不知矣。

何谓解脱？诸子，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洒洒落落，不被法缠；赤条条，不为物累。圆陀陀，随方设教；光灼灼，历劫度人。入众妙门，为众生之母。慈能爱物，不以爱物为慈；善能济人，不以济人为善。妙法能度众生，不以度众生为妙法；至道能出世，不以出世为至道。既能出苦，又能受苦。上可超出天堂，不以天宫为快乐之场；下可普救地狱，不以地狱为苦恼之处。遇苦则救人出苦，遇乐则同众共乐。乐中能指点众生之苦，困中能指明众生之乐。在天则度天龙鬼神，使鬼神得闻正觉，超证仙功；在地则能度罪业亡魂，使幽爽得见光明，转生人界；在人世则度一切善男信女，普修日用寻常，无为正直，忠信公平，贤良大道。不教那士农工商，去入那下乘小法，搬弄精魂，着魔恶趣，征战修罗。这解脱之中，要臻那自然之用，即自在之道矣。何谓自然？诸子，这自然之妙，乃心经云观自在菩萨，为观世音，观世上之音。得自然之妙，自我自在观音。即我心上之菩萨，南海之观音。即观彼岸清静真空之妙相，虚无自然之理。能观得真音之妙相。非有真师指明，能悟真空妙相了么？咦，诸子呀！色即是空空是色，不空不色道非真。真空妙相真常道，非空非色妙无穷。与我虚空同一体，虚空与彼没分己。入金石而不碍，入水火而无伤。诸子，你们细参九章道要，端守薄团，悟诸妙相，一规自然，三家已证，圆满度人，功高无量，德服鬼神，邪魔束手，妖精落魄，何患世间不信服而业皈依耶？正是普度功行利济心，勤参度己后天人。一诚志向真常道，自然菩萨护我行。九章妙典超尘世，一片全真琢磨深。布施微言真妙理，双修性命不辞辛。见识高明多说法，仁柔谦逊不矜能。舍除外相忘你我，真如天心大道行。逍遥解脱阐玄妙，无上真空玄玄道。小火无伤三姓合，功圆行满步云霄。

十八智慧光明

诸子，你们受了中极的三百大戒，行持密行，微细威仪，比不得前日的初真戒。这律条细微深奥，惟要在自己当心上用功夫。凡生心动念之顷，就要存诚主敬，暗自端详，省察提撕，大中正直。把这心上念头，打扫清清净净。如青天皓月，没半点云翳。如水晶琉璃，无丝毫瑕玷。如无边明镜，无一毫尘垢。

。如夜明珠，无一丝迷暗。圆稳稳，光灿灿的，方可以讲道。智慧光明，真空妙相，原从戒定上来。自忍辱断障，戒律精严，克己历炼，兼之法药相助，方能至此。若有持戒，鲜能持守，行修微密精严，自欺自瞒，万分不能已。何以故？嘎，诸子，行持不密，唤作有漏之因，安能证得无为之果。这个智慧光明四字，那是上乘利根。所以那下乘劣根，不能悟入，只要用志不分，凝神气穴，栽培祖气，温养先天，致虚极，守静笃，纯一不二，神藏无极，极而太极，自然智慧光生，一阳来复，方见本来面目。知鬼神之情状，通造化之枢机，谓之智；参天地之化育，并日月之代明，同四时之错行，谓之慧；普现法身，能摄法界，不出觉照之外，尽归晃郎之中，谓之光；通万物于无形，见万事于未兆，遍虚空而无迹，凌日月而无影，谓之明。若持戒不精密，则不能泰定。不能泰定，则智慧不生。智慧不生，则光明不现。《玉枢宝经》一卷，单提本性，直指人心，性谛显明，天机尽露，使众生转经悟道。怎奈迷者多，悟者少。口徒诵而心不能持，心虽诚而力不能转。可惜辜负圣心，空指法宝。我今不得不代经宣妙，指转真机，使诸子们涣然入悟。尔等各各恭敬，志心谛听。经云：“吾昔于千五劫之先，心逢此道，遂位上真；意酿此功，遂权大化。”又云：“以清静心发广大愿，以智慧力而伏诸魔。”又云：“尔诸天人，欲闻至道。至道深杳，不在其它。尔既欲闻，无间者是。无间无见，即是真道。闻见亦泯，惟尔而已。尔尚非有，何况于道。不闻而闻，何道可谈。”又云：“道者，以诚而入，以默而守，以柔而用。用诚似愚，用默似讷，用柔似拙。夫如是，则可与忘形，可与忘我，可与忘忘。入道者知止，守道者知谨，用道者知微。能知微则慧光生，能知谨则圣智全，能知止则泰定安。泰定安则圣智全，圣智全则慧光生，慧光生则与道为一。是名真忘。惟其忘而不忘，忘无可忘，无可忘者，即是至道。道在天地，天地不知，有情无情，惟一无二。”又云：“得悟之者，俾跻仙阕。”又云：“愚可以智，浊可以清，唯命俾之。愚昏昏，浊冥冥，亦风土稟受之移之。天地神其机，使人不知，则曰自然。使知其不知，则亦曰自然。自然之妙，虽妙于知，而所以妙，则自乎不知。然于道，则未始有愚之浊之。”又云：“所曾宣说，至士受经，皆当创金置币，盟天以传。”

诸子，这便是《玉枢经》中真玄秘密，无上不可思议，乃清静解脱上品微妙之法宝也。你们只知道终日诵经，并不曾明白经中妙旨。若你们诵奉之时，了悟经中秘诀，则为圣智全而慧光生也。所说至道深奥，不可见闻。若非天尊千五百劫之先，开清静之心，发广大之愿，要度一切众生，俱证妙极。再说道本虚无，无声可闻，无色可见。既无音声可闻，则当忘其耳；既无形色可见，则当忘其目。耳目既忘，则闻见亦泯可矣。故耳目有形有色，为六根之首领

；闻见着相着念，实六根之源头。岂能合道？若能清静六相，扫除六识，则不听之耳，而听之以心，不视之以目，而视之以神。便不听而闻，不视而见。无闻未见，即合道也。

《赤文洞古经》有云：“忘于目则光溢无极，忘于耳则心识常渊。两机俱忘，入众妙门。视不见我，听不得闻，离种种边，名为妙道。”《南华经》云：“气止于耳，心止于符。”所以《玉枢经》云：“忘形忘我，入道之机。又以诚而入，这诚字，即戒也。以默而守，这默字，即持戒伏身心了。用默似讷，即是入定忘其耳目也。用柔似拙，即是智慧内藏于密也。”又云：“你们欲于自己色身内闻见求之，终不可见，不可闻也。”《金刚经》云：“以色相求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”

夫欲入道者，唯当受戒入定，密密修持智慧，复迷以明，而不闻不见而闻而见矣。故入道者，知止，此即持戒止念的功夫；知谨，此即是慎独精进的功夫；知微，此即是绝圣去智的功夫。止念，非戒不能；慎独，非定不能；知微，非智慧不能。诚能持戒入定修慧，即身心泰定，圣智纯全，慧光普照。慧光照透，则与道为一，乃唤作真忘。这真忘，不是静坐打顽空的真忘，乃真空也。这真空之内，中有紫金妙相，即空中不空之妙果。能不落顽空，空中不空，则妙要自然发现。惟其忘无所忘而所忘者，即至真妙道也。又有云：愚智不同，则清浊各异，虽系风土禀受不齐，皆系造化之机，神运自然，气数之理，在命已定。然而愚者自愚，智者自智，则天地何偿愚之智之。唯是能发清静心，立广大愿。愿出世以度人，必闻道而自度。自度者，皈依三宝，受戒入定，修智慧以放光明，则愚者可智，而浊者可清。若不能持戒入定，智慧不通，无光可照，则清可浊而智可愚矣。《金刚经》云：我所说法，原无定法。此之谓也。所讲智慧光明，晃朗太玄，照烛法界，岂能出《玉枢宝经》之外哉。玉枢即真机。欲转经者，先转真机，密修福慧。只恐光明藏，不能开不能见也。安能察鬼神之形状，握造化之枢机，参天地之化育，斡日月之运行，摄法界于黍米之中，定事物于未明之始，称妙道之师，进天仙之境也哉！正是：见得光明藏，能闻至道根。若非修戒定，安得智光深。着相非真相，忘闻始可闻。闻思修入妙，自在海潮音。

十九神通妙用

诸子，上文所说智慧光明之道，《玉枢经》只用闻见亦泯。无闻未见，即已说尽妙用，现出神通了。诸子，《阴符经》云：“聋者视视，瞽者视听。”古仙云：“静听不闻雷声，熟视不见泰山。”《中庸》曰：“鬼神之为德，其盛已乎！视之而不见，听之而不闻。”《南华经》曰：“无视无听，抱神以静。”《参同契》曰：“耳目口三宝，闭塞勿发通；真人潜深渊，浮游守规

中。”诸经书中，所有妙言，说不可尽。观世音大士，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。

夫耳根为泄精之窍，非是泄那后天浮欲之精，乃先天太乙含真之炁，真元显应之精。若内听而塞其聪，则精不飞而生智矣。眼为泄神之窍，非是泄后天思虑之神，乃先天妙相灵觉之良知，太素氤氲之元神。若内视而返其明，则不外游而生慧矣。能持戒入定，则智慧生。智慧生，则水火交。水火交，则坎离媾。坎离媾，则天地泰。地天泰，则金木合。金木合，则魂魄会。魂魄会，则精气化。精气化，则神通现。神通现，则光明放。光明放，则功德圆。功德圆，则法身成。法身成，则道体彰。道体彰，则妙用行。妙用行，则众生度。众生度，则愿力满。愿力满，则大事毕。大事毕，则位证果矣。唯此一乘法，余二即非真。始终不出一诚字。

《中庸》曰：“不诚无物。”物，即是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杳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信，即诚也，是即《易》云精气为物，大学物格之物。精乃《尚书》精一之精。中即厥中之中。《法华经》曰：“有一宝，秘在形山，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。皆莫不是此物。先退藏而后见也。

”古歌曰：“若得此心无一物，眼前便是伏羲时”。又何必神通妙用，又何必智慧光明。

这神通妙用，乃自己守戒道的真人现身说法，以度众生，摄妄归真之妙用。是以大智光中，慧施金臂，拔救诸生，出苦恼而入清静。能使命促众生而得长寿，能使灾苦而变安乐。致国土清平，皆得延寿保命。使众生纯良方正，而除妖邪，驱强逆，殄魔怪。使众生慈仁而不杀生害物。能使众生保制劫运而冤消结解。能使众生昏暗破而光明现。能使众生百病痊而宿疾普消。能使众转愚成智，皈正弃邪。能使寡欲清心，摄情归性。能使解脱无碍，超凡入圣。能使集福消灾，生祥灭罪。能使出世成道，离苦登真。能使修上乘，上升天堂，普领众生，神游八极，超出天宫。

愿我众生一切凡身，俱为法王身，乃至不测其所，唤作神通。不世泄其机，唤作妙用。所以戒定慧门的神通，乃不神之神，转六识为六通，通天通地，通神通鬼，通人通物，谓之神通。这妙有用无妙之妙，运一机而示万方万化。化天魔，化地煞，化万鬼，化恶人，化怪物，唤作妙用。那戒定门中是入静，定慧生光，乃先天一炁圆明瑞相。上通天宫，朝祖炁于三清之上；下通地府，赦罪魂于九泉之底。说法则天神摄伏，五帝临轩，万神侍卫，班列端严，愿闻正法而炼神还虚。已得度脱，悲心慈悯，济苦寒幽，则净罗赞叹，地藏开光，鬼判遵依，冥曹摄伏，而赦罪超生，得闻正法，俾脱鬼籍，俱转极乐。于是，自度度人，发宏誓愿，愿人人普闻至道，以法药普救众生，便众生及蠢动含灵，并蒙解脱。土木瓦砾，皆得感通。一切物情，无不通澈。运神通于不知不觉，而天地万物在我身中；发妙用于自然而然，而山河星斗归于法内。天魔无

不敬伏，俯首恭迎。地煞悉化慈和，敬心慑服。凶崇厉鬼，闻化超升，永辞血食。修罗外道，奉法皈正。战争永息，枉屈尽伸，冤仇消释。以德化，不以力降，则恶人俱为善人；以诚感不以术凌，则邪人悉变正人。逆持斗柄运阴阳，而神鬼不测；倒施化机超世界，而天地不知。普现神明，坚固法身，而无形可观。广宣最上乘一妙法，而无声可听。虚空则我之法界，我即虚空之法身。浑浑沦沦，与天为一体；正正大大，与仙佛为一心。程子曰：“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退藏于密。”即此谓也。所谓众生之父母，道门之法师。岂非清静解脱之神通，无为自然之妙用耶。

诸子，不着相，则慧通广大；任天倪，则妙用无穷。只在乎日用寻常而不怠，造次急遽而不弃者，道德两字而已。又何必舍戒律而学符法，弃圭玉而恋砒砒？甘为无智之徒，不学上乘之道哉乎。噫！诸子入玄门，当求最上乘。人人含妙窍，个个皆光明。止缘多障碍，视戒右虚文。纵持多间断，游移定不深。定力深，戒愿切，勿助勿忘为准则。二六时中刻刻持，三年五载无遗逆。定忘戒熟自通神，神自通兮妙用真。运神通，得妙用，诸子须仗进步诚。若是痴痴着相求，鬼窟生涯非正由。外道旁门多住形，着空住色亦非修。不着空，不着色，定则无形感则通。用则灵明神自别，几多道者失中功。我今不是多饶舌，咦！直把天机泄。神通显，妙用彰，际地蟠天大法王。不出常静真常道，魔教皈心恶化良。忤逆一朝通孝悌，顽凶俱变作慈祥。智若镜，慧如神，一片灵台灼灼明。六通互用无尘迹，大地山河尽是金。诸子无怠轻持戒，乃是天梯步步升。神难测，妙难量，不离戒定用真常。真如门有通天穴，不二斋中吐圣香。诸子诚修不自弃，从古神仙大道场。

二十了悟生死

诸子，自古至今圣贤仙佛，只为大事因缘，九年面壁，惟是迫求生死，出世降心。岂不闻石火电光，落花逝水，无常一到，片刻难留，罪福随身，轮回受报。言未毕而喉中气断，语未话而舌缩难声。赤条条何处安身，黑漫漫谁方立命。洪福则重来人世，恶业就堕落丰都。福报尽即还入轮回，业报终便转生畜类。万劫冤牵难解脱，千生罪业莫消磨。世世沈迷，醉生梦死。冤冤相报，戴角披毛。言起可痛可哀，说起可怜而可怕。

若不拏定立意，咬定天良。揭地掀天，悟死后如何样子；将心舍命，洞生前种种愚迷。若逢决烈汉，把眉毛直竖，斩魔宝剑手中提。果然大丈夫，将浩气放开，劈邪利刃心头割。毕定要看透父母未生我之前，何方立命，究竟澈底造化而来。死我之后那处安身，了悟三身，过去未来现在。穷追三世犹昨日，来朝即今晨。于是把万虑消忘，只有这灵光一点，将诸缘扫净，独存那慧性些儿。入玄关，一窍通而百窍通；见真宗，则三际明而三界出。解脱则五行不

着，虚湛则四大归空。入众妙门，登三宝地，去来自在，变化无方。轻轻的转动天机，则鬼神不能测其妙；巍巍然逆持斗柄，则阴阳不得辖其权。逍遥乎梵炁弥罗，证位乎清虚渺漠。永离尘劫，超出樊笼。全真之大事已成，一层层大路行来，是非不修而能骤至。这一位妙有法身，悉自慧里得窍，一节节密功做去，岂能不悟而得曲成。诸子！道在圣传，修在己；德由人积，鉴由天。又不闻天向一中分造化，人从心上立经纶。各人努力速速行持，须要上紧赶办。未悟者不失良因，悟透者竟返青天，未悟者亦不堕地狱。诸子！却以金砖扣门，门设不开，而金砖还在。戒行修道设未悟，而戒行尚存，决不致沈落阴司，毕竟转生阳世。前因不昧证果自成，只翻得个些儿，依然有个把柄在手。

诸子！子悟生死，莫向你身外去觅。生死悟了，方知心内真元。我今饶舌许多言，当不得甚么法子。你若体心怎么去，自找着那个道理。死理参生，生中悟死，这死生机关，路头在人自转，由得你由不得我。动中觅静，静中找动，则动静端倪，全凭良知内照。问得心，问不得师。谨记吾言，断不误事。不依我说，到底差迟。我这点暗路的灯光，引接得迷路行人千百万。我这只渡苦的筏子，撑驾飘洋宾客恒河。诸子，莫要起疑心，认得真时连夜行。

于是，满苑无声而闻颂曰：“生前何处是家乡，死后还归哪一方。现在法身宜早悟，莫将空手过韶光。死生生死两相参，大事因缘不等闲。未死之前先象死，生机即在死中探。不在水，不在山，何须西北与东南。看来不出我身外，只在区区方寸间。戒定慧，入玄关，不把功夫落二三。一心只悟生和死，铁壁铜墙破不难。真个苦，好艰难，却似舟行浅水滩。忽遇江潮风又顺，片时飞过九龙湾。认得真，连夜走，觅过拄儿无一有。空空荡荡独修行，不渴不饥天地寿。

二十一功德圆满

诸子！虚空广大，这戒定门中便是登天梯；苦海茫茫，这智慧光中便是渡海航。若不放开脚步前行，九万里前程难到。若不竖起脊梁做去，千百劫正法难闻。倘或行不密而志不坚，安得功可圆而德可满。

诸子，心里念头莫把丝毫渗漏，身中元气自然充塞融和。德服鬼神，方可免轮回之报；道通天地，方可出生死之途。高登道岸，翻身便是家乡；深入希夷，转眼即还本相。

诸子！谁存不死？那见长生？不死者，岂是凡身；长生者，非关形质。彭祖至今何在，颜子万劫还存？不死者，我之法身；长生者，我之元炁。如来也有寂灭之期，深入涅槃之境；老聃也有飞升之日，高超大赤之天。道存即是人存，法在即同身在。死而不忘者寿，千万劫不坏的无名之名；生而不有者形

，千百世无损的无相之相。恒河沙莫可量可算的圣贤，哪一个不从这玄关出入；无鞅数不可思不可议的仙佛，哪一个不由这大路往来。明明白白的天衢，怎奈迷人疑惑不信。清清静静的佛国，怎奈凡夫障碍难除。只还是福薄罪深，虽有眼不如瞎子。人多因冤深业重，虽是生已算死人。肉走尸行，比畜生只多得个能言会语。昼眠夕寐，比植物反少却那挺干舒枝。一朝数尽鬼来勾，那管你全真道士，半字不差查罪案，仍判你无德恶人。

诸子！人皆有死，但要死得好。清清楚楚，干干净净，去来自在以无拘。人皆有散，只要散得妙。明明白白，脱脱洒洒，变化圆通而莫测。回前之前，遍辞大众。时候已到，撒手便行。赤条条现出婴儿，顶门上浩气祥光万道；圆陀陀飞升妙相，半天中彩云白鹤高翔。许多仙景，元神竟返清虚；一派祥光，真骨寄藏洞府。大丈夫能事毕矣！留下个仙名于人间，传下一部道言于世内。使千百年后，知有某人。这便是死而不亡曰寿。使万亿劫后通行其道，即是大圆满、大功德、大福报的身也。

诸子，性命在己，告人不得。自己不修，未必替得。念头起灭，未必捉得。妄想私心，未必扫得。爱缘深重，未必舍得。法身无相，未必认得。戒律科条，未必行得。烦恼无明，未必灭得。俗尘结习，未必消得。许多障碍，未必除得。真言妙法，未必依得。罪福因果，未必信得。凡心世态，未必忘得。愿头着相，未必空得。旁门外道，未必辨得。有为幻妄，未必透得。事事物物，未必应得。境境界界，未必脱得。至人明师，未必求得。虚空大道，未必入得。诸生此生，未必度得。初心愿力，未必了得。

诸子，此是何故？只因你们戒子，贡高我慢，化你不得。好言善语，说你不得。疑或不信，省你不得。孽重罪深，拔你不得。嗔怒讪谤，止你不得。欢喜奉承，拗你不得。性劣暴怒，逆你不得。奸谋险算，弃你不得。忠言苦说，入你不得。昏迷痴妄，破你不得。无眼无珠，点你不得。猖獗不端，禁你不得。疾病苦恼，医你不得。运气灾殃，赦你不得。在数在劫，饶你不得。轮回报应，放你不得。王法阴刑，免你不得。刀山剑树，顾你不得。慈航慧筏，渡你不得。金丹妙宝，付你不得。虽有天机，转你不得。虽有神通，度你不得。

诸子，你们当真苦志苦行，守持戒律无违。定中求一，一诚不二，方真是回心向道。诸子，回心向道，忏自然洗得。皈奉大道，牵缠自可断得。天堂玄窍，清虚自能近得。地府黑暗，光明自然开得。宏灾大劫，轮回自可脱得。生死无常，把柄卓然立得。无极大道，心心自然合得。无上法身，了了自然证得。无限福报，自然安稳受得。无量众生，一、一自能度得。宏誓大愿，精深自然满得。地久天长，寿算自堪同得。只要明心，障蔽自能通得。只要诚信，金石自能透得。只要虚心，丝毫不能染得。只要恒心，万魔不能夺得。只要好心

，冤恶自然化得。只要真心，魔头不能惹得。只要明心，圣贤可以齐得，自然通达了也。只要了心，仙佛可以证得，自然澈悟了也。只要虚心，妙理可以见得，自然钻进了也。只要澄心，妙相可以识得，自然开慧了也。只要照心，真空可以达得，自然默契了也。只要定心，生死可以明得，自然无罪孽了。只要公心，鬼神可以对得，自然无欺蔽了。只要正心，妖怪要以伏得，自然有光明了。只要诚心，邪魔可以慑得，自然多智慧了。只要施心，天神可以近得，自然大愿力了。只要慈心，愚顽可以化得，自然普荫得了。只要威心，厉恶可以伏得，自然无怖畏了。只要忍心，无物可以弃得，自然宽宏量了。只要空心，无相可以留得，自然登觉照了。只要忘心，无相可以分得，自然无人我了。只要婆心，无人不可知得，自我度众生了。只要无心，无境可以住得，自然能圆活了。只要圆通心，三界不能拘得，自然无挂碍了。只要利济心，无劫不可过得。只要清静心，无边可以住得，自然大圆满了。

诸子，我今讲法已竟，道场圆满。但念你们，父子上山，父不能传之子，子不能代之父，同道修行，冷暖各人自知，进退各人自到。所以说法，并无一法。不过是依病开方，对症发药。病愈症除，就不必更用方儿，再需药了。如渡河必用舟船，到上了岸，不可又再想船。又如针引线，连衣缝完了，不必再求针线。不要画蛇添足，拔草寻蛇。只要各各努力向前，老老实实乃把个戒律行持紧紧。戒中忘戒，律外加律，功夫深刻，火候到时，自得祖师提拔，接引通真。切不可没主意，倚师父，靠道友，执名著相，终日终年，随人脚跟瞎走。又须要拏定心肠，不生疑惑，一心一意，死而不悔。到得火候齐时，岂不闻皇天不负苦心耶。大道寂然不动，人能感而遂通。

诸子，既肯办个烈心，直前不顾，向往不回，可为志气高远，便是道门种子也。邱祖遗无声偈言，不轻示众。今为诸子述出，要紧听受。 偈曰：“生死无常须自悟，死得自家人不顾。莫将自己靠他人，就自神仙也自度。不止六尘并六识，不依一法心常住。常住无常常住无，知因不昧因无数。因地参明自性空，果位悟空谁照住。自今了却生死机，从此勾却轮回簿。有人按律觅行持，自然天神暗默知。龙门心法法原无，苦口直言说一部。不须执法要扫除，方见偈言真实处。熟细我言讲法身，虚空便是多宝库。动而念出出无穷，道藏身中延福祚。心法融通法即心，法心无了长杠度。”

碧苑坛经卷末

二十二参悟元机

诸子，这一点虚灵不昧的，即我元命真人，岂是容易见得的么？

古今来圣贤仙佛列祖群真，面壁九年，坐圜六载，三三七七，勤苦参求。以至历遍名山，云游福地，寻师访友，问道听经，苦行深功，布施累德。种种

修行，不过为了此身生死性命，大事因缘，前不知来，后不知去，流浪沉沦，难免轮回，所以发下誓愿，立功行持。或以绝念忘情，为出世之法，便去打坐三年五载，坐破了多少蒲团，几曾些儿念绝，半刻情忘，乃二五还归十也。或以烹铅炼汞为出世的法，便行功朝屯暮蒙，退符进火，几曾见玉液七返，金液九还，拿住贼，放了贼也。或以存思观想，默朝上帝于三天。或以炼度济幽，超拔幽魂于九地；或以呼神召将，佩符篆以号真人；或以提气开关，运精气而称妙道；或讽诵经文而勤劳礼拜；或炮制丹药而救病医疮；或炼服食以望飞升；或效阴阳而行采取；或鼎器中橐龠呼吸，以神运真铅延生接命；或鼎炉内砂火抽添，以炼茅根，立功布施；或以身体衰残，抱金丹之道而待传于有福；或以因缘浅薄，行难行之行而撒手于悬崖。种种昧却自性，为幻修行，俱是旁门。

诸子，绝念忘情，要参悟得这念在何处起，情从何处来，拿得定，促得稳，认得真，指的实，方才下手去绝，下手去忘。且问你这会拿、会捉、会认、会指、会下手，会绝食，忘情的是个什么？任你绝念忘情，蒲团坐破，念还是念，情还是情。大众，以念绝念，唤作头上安头；以情忘情，名为拿贼放贼。不若连这个忘情的忘法俱忘，绝念的绝法都绝，两机俱忘，入众妙门，方是个上乘道理也。诸子，我将法子去绝念，不知法子便是念头；我将法子去忘情，不知法子便是情种。大众绝念不如念绝，忘情不如情忘，唤作求人不如求己也。

诸子，烹铅炼汞的，抽添火候的，比效卦爻的，把一个太极混元，穿残凿破。认假名而为实用，指譬喻而作功夫。妄论三田，盲猜精气，七情机械，九窍枢机。把七字九字，返字还字，当做七次九次、七回九回、七段九段、七年九年、七转九转。这个画图，那个出像。竖着脊梁泥丸、尾闾、丹田、绛室、黄庭、华池，水升火降、温养沐浴、封固等法，今日也是坎离交，明日也是地天泰，后日也是魂魄合，今年也是这等婴儿，后年也是这等婴儿，将至九年，还是个不知死的老造孽。他不自知差错，还摇着头，屈着指，对着外人胡说道：“我是那一日结圣胎，温养火候又不错，沐浴时节又不差，为何胎成十月，不产婴儿？还是你我福薄罪深，鬼神不容成就？”他还捧着肚皮，老着脸，探着眼睛，虚落泪下。尔知这劣根下愚之人，不知自心，不明自性，昏天黑地的业障，知什么道理，尔知此人，还是有心向上着人，但是昏迷，不醒向上之机。

你们身中精气，本是先天元气元精，不增不减的宝。你若去搬弄他，也不见添出来，你不去搬弄他，也不见少一点。这个虚灵不昧的真元，便是元神。既称元神，又说是什么婴儿？自己多劫以前，罪业未消，障碍未脱，心源未净

，性根未灵。不去早早忏悔愆尤，改变气质，参师悟道，反把那个有用的真心，做那个没用的假事，反把那有限的光阴，候那个无影的婴儿做什么？

诸子，自己身中知善知恶，知是知非，知邪知正，知生知灭，知己知彼，知真知假，便是婴儿。但这婴儿，原不知善恶是非、邪正生灭，彼己真假。这婴儿不自着相，因境生心，因心生智，因智生知，因善所以知恶，因是所以知非，因正所以知邪，因生所以知灭，因己所以知彼，因正所以知假。原无我相，以非空相，不过是这点在世界知觉运动以应万事。若讲个太极混元，则此知亦可以无知的。但此知乃良知，释门唤作善知识，道门名为婴儿元神。总而言之，大众，即是一点虚灵不昧之性体也。

你们只见道人入圆打坐，口说怀胎，入室十月之后，可曾见哪个道士，现出婴儿显相放光么？这等人未入圆之先，他不知天地鬼神阴阳情状，人间祸福，未来吉凶，生年死日。及至出圆之后，照旧不知。自己生死不明，不能自度，如何度得人？己之生死未明，吉凶未卜，天地所羁，生与俗人一般，死同凡夫不二，生与俗人衣食痛苦，死同凡夫葬埋臭秽，则这入圆打坐，岂非多事？

诸子，要先死忘心后入圆；先了爱缘，后打坐。淫心久息，则肾足而真铅上升。嗔心久息，则心虚而真汞下降。饮食调节合乎时宜，则脾强而汞铅封固。情空，则肺润性定，则肝荣肾水旺，则眼光亮而瞳珠如漆。心火熄，则口津满而味咽如醴。魂清，则肝气顺而筋骨轻；魄安，则肺液通而须发黑。脾壮胃和，则舌喉爽利而声响亮。窍通血盛，则百病却；五味淡泊，则正气生。按四时八节揣摩导引，则风寒暑湿不能侵。把六欲七情，戒性降心，则妖邪鬼魅不能犯。参求大道，则良心现而真性明；子悟真如，则色身空而法身见。自度而后度人，还是度己。

诸子，到此地位，才算进进了大门头一步也。然后入圆坐静，上可通天，下能澈地，鬼神之情状，天地之枢机，盍辟不能呼吸之间，造化不出手掌之外。此皆从戒定来。故入圆时，凡胎俗骨；出圆候，圣体法身。明大道，则眼界高，看破诸缘皆幻假；有拄杖，则心胸宽，包罗天地入虚空。人心未动我先知，事物未来我预识。方为六通，智慧无穷，一切天魔拜伏，暗护佑之。十方外道皈依，悉相畏惧。芥子中，须弥山纳之不觉；黍米内，十方世界藏之不知。舒放，则大地山河任我逍遥；潜藏，则身微尘粒米凭我安顿。

诸子，这个向上无为至真妙道，第一在参微理而悟天机。所以你们须将盲修瞎坐，烹铅炼汞，存思观想，炼度济幽，加职受录，提气摇扇，讽经诵诰，合药烧茅，服食采药，阴阳炉鼎，这许多无益之事，不急之为，且都放过一边。切切箴诚对天发愿誓心。自从今日以及当来，唯愿早明生死去来之机，解

脱轮回生死之苦，离种种边，得闻妙道。咦！这句离种种边的说话，实对你们言，便是参微理而悟天机的大方便门也。

诸子呀！如何是种种边？就是盲修瞎坐，烹铅炼汞，种种旁门也。如何是边呢，这些旁门非中非正，譬如一张桌案，这些旁门总在四边，不能入心，纵使到心，亦不离桌，殊不知离桌，方是虚空大道，不能离桌，还是物，不是道，岂非边也。边者，寻也，邪也，界也，岸也。旁则不中，邪则不正。有地界，则不能广大；有崖岸，则不能洪清。拘拘的守着这个肉袋子，认作千年古柏，万代青松，活活的困杀这主人公。反去舍灯寻火，恋假抛真，岂不是倒在一边？虽是成功，不过是个自了汉。未曾见性，虽有果位，报尽还入轮回，难超三界，与这这些众生有什么利益？

诸子，成仙作佛，为圣为贤，全在舍己从人，为度众生，发洪誓愿。今这辈打坐的人，连自己还度不过来，那里度得众人？唤作自了汉，几曾明得大道，无量度人？倒在边修，深可怜悯！真君说偈，泄漏真机，教大众离了自利之心，又离却一边之法。使那旁门归于正中而行，邪教反乎正法而入。把有限地界，开展得无碍无遮。把广大的世界，舒展得通天通地，把有崖岸的沟渠，凿宽得无边无沿。把不可测的法身，伸放得无人无我。经云：“视不见我，听不闻我，离种种边，名为妙道者也是也。”

大众，参悟之门，要先放开心地。生从何来？死归何往？亲近那高明先达之师，智慧真诚之友。广存善心，细细究竟。生时如一瓿之茶，拘于形象，水已有味。泼在东洋大海，散为巨浪洪波。若欲求我本源，添了茶味若言是水，则有色像。然究竟此海之内，寓我本源在内，何者为我本源？细细寻绎，究竟到视而无见，听而无闻。积功既久，自然胸襟一朝廓落，眼光立地澄清，见我本来面目明妙天机，现这一点真性始信大道，原不负人也！

诸子，圣贤仙佛成道升天已久。要见圣贤仙佛之心，先明圣贤仙佛之理。能明圣贤仙佛之理，便悟圣贤仙佛之法，便行圣贤仙佛之事。能行圣贤仙佛之事，便是圣贤仙佛之身子。诸子，圣贤仙佛之心，果在何处？只在个人方寸台中。圣贤仙佛之理在何处？只在各人之眼前。圣贤仙佛之法在何处，只在经文史集中。圣贤仙佛之事，不出世法之外，只在世法之中。圣贤仙佛之身，又在圣贤仙佛之中心。若知圣贤仙佛之心于方寸之中者，则能明其理。能明其理，则能悟其法。能悟其法，则能行其事矣。能明其理，则正道存。能悟其法，则诸缘觉。能行其事，则功业立。而天机不息，万劫常存。当知此人神通智慧，已具圣贤仙佛之体，即是圣贤仙佛之心了。然后进受中极戒，开辟性灵，使玄关通澈，则能明圣贤仙佛之理了。然后进受天仙戒，精研妙义，使智慧圆通，则能通圣贤仙佛之道了。然后解脱无碍，可圆可方，可大可小，可行可

止，可前可后，可生可死，可屈可伸，可出可入，可圣可贤，可仙可佛；可四生，可六道，可天空，可地狱。随方设教，历劫度人。变化莫测，现身说法。如无边明镜归照诸形影，互相容入。则能行圣贤仙佛之事，成圣贤仙佛之身，证圣贤仙佛之果矣！

大众，到这地位，名为参微理而悟天机也。诸诸昔日黄帝遗其玄珠于赤水，乃使离朱索之，离朱索之不得；乃使契垢索之，契垢索之不得，乃使罔象，罔象得之。彼离朱者，离宫朱色，乃人之后天肉团心也，是以索之不得，喻今之用心边见者也。彼契投垢者，乃人之爱缘，净口净身，靠斋者也，是心以素之亦不得。至于罔象，何以能得？诸子！罔者，无也，象者，形色也。罔象，乃无形无象之谓。故尔不称明珠，而曰玄珠。即至圣先师孔子有曰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太上老祖所谓：“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。”诸子，至理本实相。圣圣贤贤，仙仙佛佛，总在不着相操持的。若是着相修行，便轩辕帝用智慧持斋把素求玄珠了。诸子！轩辕帝失玄珠，得之于罔象；凡人妙理，得之于无心大众。我已泄尽天机，发明心印。尔等却要仔细检点，紧密提防这赤水中玄珠一失，更不知何方还也！

于是戒弟子等稽首皈依而听偈曰：“万卷仙经谈不尽，一篇直指泄无余。劝君莫弄多方法，道在心头不在书。着相参玄杂想多，有心打坐坐成魔。许多邪路人偏走，正道无人可奈何。真人无相亦无形，一段天机处处陈。不顾眼前多暗摸，休抛正路入旁门。”

尔时，昆阳子普同大众回向已，戒弟子施守平纂成册，呈请律师题示后学，律师曰：“毋庸，汝但得人迭授，粤阅一百七十岁，当得订为《碧苑坛经》。”